EAST ASIAN LIBRARY
RM 8049 ROBARTS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CANADA M5S 1A5

DS
734
C4643
1729
v.2

LIBRARY
AUG 24 1970
UNIVERSITY OF TORONTO

[redacted]

歷代名儒傳卷之五

高安朱　軾
漳浦蔡世遠　仝訂
安溪李淸植分纂

宋

謝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始務記問爲該博。及見明道。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警之曰。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聞語。汗浹背。面發赤。明道乃曰。即此是惻隱之心。一日復謂之

曰君輩相從秪學題言語故心口不相應盍行諸請問焉曰且靜坐良佐質雖少魯然志學極篤事有未徹其顙有泚憤悱如此既成進士又事伊川嘗別一年復至伊川問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伊川喜適朱光庭來謁伊川指謂光庭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及歸尹焞送之問曰何以教我良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人有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焞歸以告伊川伊川曰可謂益友矣良佐之學強力不倦舊苦多懼卽習於危階日作課簿記其言

動視聽得禮與非禮者以自程督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同在程門號四先生而良佐所見最爲超越初授秦州教授其帥呂大忠每枉車騎過之良佐爲講論語大忠必正襟肅容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遷應城令立信以示之始至事煩信既立其事頓簡是時胡安國以典學使者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士植立庭中如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建中間除書局官不謁執政或勸之對曰彼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初良佐未及第時夢入内庭不見上惟太子涕泣及釋褐神宗

晏駕。哲宗嗣立。每舉以告學者曰。萬事有命。非人力所計較。必能信命。方能養氣。不復挫折。故良佐平生未嘗干人。其後召對忤旨。出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為民。在西京時。朱震自太學往謁。坐定。震請益。良佐曰。當為君講一部論語。震私念日晷幾何。何由得具講說。酒五行。良佐掀髯曰。聽講論語。乃舉子見齊衰及師冕見二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德。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皆以此意求。及褫職歸。謂學者曰。學既透得名利關。尚當窮理。方可望入聖域。否則萬難見

道。吾蚤親有道。復爲克己之學。遂於世味若存若亡。比經憂患。仕意益薄矣。良佐爲人。高邁卓絕。言論宏肆。善開發人。所著有論語說及門人所記語錄。其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命意皆極精當。至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尤得明道教人綱領。其語錄。則朱子少時爲學。實賴是編以發其趣。故嘗手爲釐訂云。

論曰。良佐之沒。游酢實誌其墓。當朱子時。其文蚤已失之。故事蹟不具。夫矜者氣盈。陽盈則忿。陰盈則伏。雖天

地猶病之。而況於人乎。是故矜財賄者爲市道。矜祿位者爲鄙夫。矜功名者爲伯術。矜學識者爲華儒。至若顏子之視有若無。唐虞之浮雲太虛。則何矜之與有。伊川以良佐爲近思。而明道謂其足任展拓者以此。

游酢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伊川遇之京師。謂其資可適道。及明道知扶溝。方以倡興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教之。乃召酢俾職學事。酢欣然從之。得其微言。遂盡棄其學而學焉。元豐六年、第進士、調越州蕭山尉、縣有疑獄。十餘年莫能決。酢攝邑事。一問得其情。釋之。雖明習吏事者不能逮也。用侍臣薦、召爲太學錄、除博士、以奉親不便、就擬知河清縣、范純仁判河清、待以國士。純仁移守潁昌、辟爲府教授、純仁再相、除

爲太學博士純仁罷酢亦丐外授齊州判官丁父憂闋調泉州簽判徽宗立召爲監察御史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宮久之知漢陽軍以母老丐祠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母憂闋知舒州移濠州罷歸僑歷陽因家焉酢自幼不羣讀書一過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專目到儀容詞令粲然有文望而知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友有信莅官遇僚吏有恩人樂自盡時新法方行編民困於征斂所在騷然酢歷知州軍處之裕如即有興建民若不知而事集故戴之若父母去則見思伊川嘗謂楊時曰游君德

器若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其見重如此宣和五年卒年七十一諡文肅學者稱廣平先生所著有易說詩二南義論語孟子雜解中庸義及文集十卷

論曰游楊皆始事明道繼事伊川獨能得其宗其立雪事學士尤所艷稱蓋事之嚴如此純仁爲一時善類宗主而尤惓惓於酢豈虛哉純仁旣不卒於用酢猶浮沈州縣之閒有若不屑去者夫存心愛物補苴時弊以爲民賜是程邵之教也及後朱子與論酢清德重望皎如日星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云

議者悉謂學日進。政事亦篤。人論其甚。其見重如此。宣和五
年卒年七十一。謚文肅。學者稱廣平先生。所著有易說詩
二南義論語孟子雜解中庸義及文集十卷
論曰。游楊諸子皆從事明道。繼事伊川。獨能得其宗。其立雪
事。學士尤所難能。謹事以人嚴如此。然仕宦不顯。積善頹
宗主。而尤深於理。豈虛說哉。然仕屢不卒於用。輔猶淳
況平縣之間。有若不省者。未存心愛惜。誠宜其學以
曾既聰明是能始教也。及後來事與論酒德事。宜致
為母之所風餘覽。且文師伊川備浴云

楊時

楊時字中立先弘農人五世祖避地入閩始家將樂時資稟異甚。八歲能文。丁母艱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九年第進士調汀州司户參軍不赴以師禮見程明道於潁昌。明道稱之。其歸也。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明道卒時設位哭寢門。年四十事伊川。一日伊川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伊川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歸杜門種學。渟滀涵浸嘗曰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行事而順。然後爲得。若工無用之文。徼幸科第。果何益哉。初明道爲人。溫然純

粹。無疾言遽色。時遽似之。故及二程之門者。明道最愛時。伊川最愛酢。其氣象實相類云。調徐州司法丁繼母憂。闋。改虔州讞疑立斷。議事守正不阿。丁外艱闋。遷瀛州防禦推官知瀏陽縣。厚見賓禮於安撫張舜民。漕使胡師文惡之誣以他事坐衝替。舜民入長諫垣。薦之除荆南教授知餘杭縣。轉南京宗子博士。出知蕭山縣。所至有惠政。既去而民思之。不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久之提點均州明道觀成都國寧觀。例罷。差監常州市易務。而時年已幾七十矣。是時蔡京當

國。天下多故。京知事必敗。稍欲引用老成。會路允廸使高麗。還。言國主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爲祕書郎。到闕、遷著作郎、入對、首言自熙豐元祐。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艾。願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又乞警戒無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於是方圖燕雲虛内事外。時乃陳時弊十餘事、且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内地。以省轉輸。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慮都城四達。無高山巨浸爲阻。衛士人懷

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其爲國遠慮類此。及金人入寇。時益謇謇輸忠。上言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奮厲以竦觀聽。若示以怯懦。則事去矣。請罷免夫之役。及京城聚斂東南花石之害。以收人心。已而欽宗受禪。金人日廹。勤王之師四集。大臣方以推恩晉秩爭議行幸。莫念軍計。時請立帥以統援師。引唐九節度之敗以爲鑒。又言上皇禪位。而宰執敘遷。此何理也。主辱臣死。而爭爲竄亡之計。陛下何賴焉。童貫爲三路總帥。棄軍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遁。宜以軍法從事。貫以閹悞國。今防城猶用閹

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欽宗大悅擢右諫議大夫至金人
脅和邀割三鎮以去時復言河朔爲國家重地三鎮爲河
朔要藩一旦棄之是敵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非經遠
之謀且使勤王之師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
怨聞三鎮之民以死拒守若遣兵躡之使腹背受敵宜有
功乞名种師道問方畧疏上欽宗下詔出師時又疏曰金
人尚駐磁相破大名又挾肅王以往誓墨未乾背不旋踵
吾欲專守和議豈可得乎夫越數千里犯人國都危道也
彼見援兵四集亦懼而歸初非愛我而割與三鎮是助寇

自攻也。臣謂宜以肅王爲間。責其敗盟。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軍民集者數萬。欽宗患之。召問。時時言諸生忠於朝廷爾。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則定矣。欽宗曰、無以逾卿。即命兼祭酒。於是雪王珪被誣之寃。以直宣仁皇后之謗。推蔡京蠹國之禍。以摘王安石學術之非。有旨改修宣仁謗史。而黜安石從祀。初時浮沈於州縣者。四十七年。及老居諫垣。僅九十日。其所論列皆切於世道如此。諫官馮澥、素宗王氏學、乃劾時、罷祭酒、時求去、除給事中、請益力、遂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又

辭職名、改侍制、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兼侍講名赴行在
至則勸上典學納諫。及修建炎會計錄。加恤勤王之兵。連
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洞霄宮、未幾告老、紹興五
年卒年八十三、諡文靖、時仁厚寬大。能容物。蔬糲脆甘。皆
可於口。未嘗有所嗜。狐貉縕袍。皆適於體。未嘗有所擇。閒
居和樂可親臨事不動聲氣。在東郡時。先達陳瓘鄒浩皆
以師禮事之。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子張栻之學。
得程氏之正。其源皆出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事伊川
云。

論曰。名賢之澤。豈不遠哉。閩僻在嶠外。道術之興。自龜山始。當南宋時。河洛關隴之間。學者寥寥。而閩士相踵起。推其流派之所自洪。固知朱子之爲功大。然後海先河。則龜山之澤也。方今朱子傳註。立於學宮。家習戶誦。凡天下人心之所以正。風俗之所以醇。悉由於是。以是知明道道南之指。其於斯文運數。昭昭乎其先見之矣。

尹焞

尹焞字彦明一字德充世爲洛人初仲宣七子而二子有名源字子漸是謂河内先生洙字師魯是謂河南先生源生林林生焞焞少孤奉母陳氏以居年二十事伊川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不對而去告伊川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自是終身不就舉焞性鈍其從伊川與張繹同時繹高識而焞篤行伊川問焞度與繹孰愈焞曰繹穎悟疏通往往造妙至他

時持守恐不及焞伊川然之大觀中黨禍方興焞遂不欲仕而德益成同門之士尊畏之伊川嘗喜晚得二子謂焞繹也又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伊川沒焞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户靖康初种師道薦之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遣歸呂好問胡安國等言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請加識擢不報次年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昇致山谷中以免劉豫僭偽位聘之不從以兵恐之乃自商州走蜀至閬得伊川易傳拜而受之止於涪涪伊川讀易處也闢三畏六有二齋居之涪人罕

識其面。焞爲人端正仁實。不過於心。不欺闇室。其於六經玩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之。至於下學上達。無贅無外。所讀書。耳順心得。如誦已言。天下知道者宗之。紹興四年、侍讀范沖舉焞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正殿說書、以辭。是時高宗渡江。弛元祐學術之禁。始召楊時寘從班。胡安國居給舍。范沖朱震在講席。諸公薦焞甚力。六年、給焞行資、遣漕臣奉詔迎之、焞始就道。至九江聞陳公輔攻毀程學、上奏曰、臣事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臣濫列經筵。所敷繹不過聞於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遂

留不進有詔守臣津送至國門復辭上曰焞可謂恬退矣以祕書郎兼說書趣起之入見又辭上曰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當從卿講學不敢以有他乃就職八年遷少監未幾求去上曰焞老成人所學淵源足爲矜式除直徽猷閣仍說書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舉焞自代上以焞微聵艱於敎冑乃轉太常少卿仍說書頃之以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秦檜當國主和金使來焞疏諫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禮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

兵。陛下信讐敵之譎詐。窺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共戴不反兵之義乎。又書抵檜曰、和議若成。彼日益張。我日益急。侵尋朘削。天下有左衽之憂。且主上降志辱身有年矣。未聞金人悔禍。還二帝於沙漠。繼以梓宮崩問不詳。金人貪噬之性。不言可見。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退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道德成於安疆。勿以小智孑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疏及書皆不報。於是固辭新命。九年、轉徽猷閣待制。又辭、且奏臣有五當去。無一可留。乞放歸田里。先是檜見

焞書疏不樂。至是遂不復留。以焞提舉江州太平觀十年、請老、轉一官致仕、初、伊川教人。以敬爲本。焞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焞受教持守深純。嘗問於伊川曰、焞謂動靜一理。伊川使喻之。適聞鐘聲。曰、譬如鐘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比老、猶手錄聖賢治氣養心之要。揭之壁間以自警。十二年卒、年七十二、嘗言經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訓經而務新奇。則無所不至矣。有論語解及門人問荅傳於世

論曰、聖門之聞一貫者。賜以敏。參以魯。而賜終不及參。

然則魯固勝乎。易大畜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匪畜不崇。匪實不畜。魯之質近實。故古之爲學修德者尚之。焞之篤守師法。進禮退義。所造雖未及曾子。要亦以魯得之。張繹不幸蚤世。使天假之年。庶幾與聞性道之要。然而尹子淵確矣。

焞書疏不[illegible]不復留以焞提舉江州太平觀十年
請老轉一官致仕初伊川教人以敬爲本焞請益伊川曰
主一則是敬焞受教持守深純嘗問於伊川曰焞謂動靜
一理伊川使喻之適聞鐘聲曰譬如鐘未撞時聲固在也
伊[illegible]賢以氣養心之要揭之壁間以自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張繹

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微賤年長未知讀書爲人傭作一日見縣官出入傳呼道路頗羨慕之問人何以得如此曰讀書所致耳繹始發憤從人受學執勞苦之役遂能文入縣府學被薦而自悟科舉之學不足爲也見僧道楷悅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行已官雒中謂之曰子它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爲空祝髮也及伊川歸自涪陵繹始得見年已三十矣時從學者甚衆繹頴悟疏通伊川甚許可以族女妻之嘗曰吾晚得二士蓋指繹與尹焞也

繹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二句。有自得處。時請問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又言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伊川曰。君子之於人也。當于有過中求無過。不可于無過中求有過。嘗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繹慚謝。初以文聞于鄉曲。後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樸茂。其作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

深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爲警。其篤志自勵如此伊川沒未幾繹亦沒尹焞被召嘗曰、思叔若在。自當召用。必能有爲于世也。

論曰、繹初見傳呼者而羨慕。是志在富貴也。見禪門而願從。是未能不惑于異學也。乃一見伊川之後。窮理造微。遂爲程門高弟。考其生平得力。在孟子志士不忘之語。感而發奮。則立志之功大矣。

馬伸

馬伸字時中東平人也自弱冠登第不樂馳騖以階進晦跡州縣人無知者崇寧初元祐學有禁伊川為奸人所攻朝廷下河南府盡逐學徒伸方自吏部求為西京司法曹事至則因張繹以求見初以非其時恐貽累辭之伸執贄凡十反愈恭欲先棄官而來且曰使伸得聞道死無憾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焉同僚相忌至以飛語中傷之不顧也靖康初樞密孫傅以卓行薦于朝名至中丞秦檜素高其節即迎辟為監察御史令人叩願

狀、伸曰、中丞取臺官。但問堪不堪。無問願不願。靖康之變金人立張邦昌爲帝、敵去滋久。邦昌恬無退避意。時人皆意邦昌實預邪謀。畏禍無敢言者。伸首具書請邦昌迎元帥康王。書成。率同院簽與俱往。相顧無一肯。伸遂以書自抵銀臺司進之。吏視書不稱臣。辭不受。伸投袂叱曰、逆類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爲此耳。出卽以繳申尚書省。邦昌見書氣沮。恐敗誅。乃議迎隆祐皇后爲垂簾計。高宗卽位、伸屢拜章以城陷不能救。主遷不能死。請從竄削。帝知其忠。且有功于國。遂擢爲殿中侍御史、荊湖廣南撫諭、以誅

邦昌及其黨王時雍還臺言執政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才報復上章以臣言可采。即乞施行。非是。臣合坐謫罔大門一[illegible]命。旬日貶灃州監酒稅。時用事者恚甚。以濮迫寇境。必欲寘之死地。伸襆被就道。無憂懼色。卒陷于死。紹興初追贈諫議大夫。居常晨興必整衣冠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自言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累。又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每奮不顧身云。

論曰伸之受學程門乃在崇寧禁學之際凡贄十反稟學三年非其志素定中大有得者能之乎及爲御史以正論怵邦昌而宗室返正劾汪黃不法十七事而公論以伸惜其竟以此而獲禍也夫南渡以後宋室轉移之機全在汪黃之斥與用使汪黃果斥則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宋之興也決焉伸以朝聞夕死而無恨道義所發抗節輸忠陷九死而不悔所由與孔光張禹異矣

胡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始遊太學同舍靳裁之得程氏學安國從之講論既又與楊時游酢謝良佐諸賢遊以故聞伊洛之正紹聖四年成進士試策第一宰臣降其第是時章惇柄政發策欲崇熙豐而安國所對無詆元祐語故黜及哲宗諦聽稱善乃親擢第三調常州判官改江寧推官未赴荆門帥奏爲荆門教授遷太學錄丙外除提舉湖北學事改湖南所至訪求人材咨詢利病剌舉必由公論會舉遺逸安國以王繪鄧璋應詔或言二人范純仁客而鄒

浩所請托也蔡京故惡安國異己不爲用。聞之大喜。遂命湖南北提刑、置獄推治。卒無驗。而安國竟坐除名。安國之使湖北。楊時方爲府教授。謝良佐爲應城宰。安國於此二人者。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二人來謁辭去。安國必端笏正立目送之。及罷官。楊時爲具朝饌。蔬炙蕭然。引觴徐酌。清坐講論。不知日之既暮。頃之、臺臣爲直前事、復其官。政和元年、除提舉成都學事、以親老辭。丁內艱、闋、名至京以疾丐歸。宣和元年、除提舉江東學事、未受命而父卒。終喪愴然謂子弟曰。今雖有祿萬鍾。將何以爲。遂稱疾掛冠。築

室瑩旁勤耕取給。泊如也。宣和末、除屯田郎、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起居郎、皆不就、有旨趣至京、以疾在告、一日召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願擢名儒明於治平之本者。虛懷訪問。又言紀綱尚紊風俗益衰大臣爭競而朋黨生。百執窺覦而浸潤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更張。大勢一傾。不可復正。上納之。中丞許翰登對。上問識安國否。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超然遠迹。不爲所汙者。惟安國一人。上爲之歎息。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時耿南仲倚攀附恩。方用事。

聞安國語惡之。譏於上。不聽則諷臺諫論之。疏又不下。於是安國始就職。中書侍郎何㮚議分天下為四道。各置都總管。以衛王室。捍強敵。安國以為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固宜通變。然遽以數百州分為四道。則權復太重。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何以待之。是時㮚方得上心。又於安國有推挽之力。見異議駭曰。人言山林之士不可用。信然。然猶分四道。如初策。惟稍割其旁縣而已。是冬金人大入。北道趙野遁去。為盜所殺。及圍京師。西道王襄擁衆不救。卒敗國。如安國言。李綱之罷。劉珏行詞

謂綱勇於報國。馮澥劾之。珏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且言陛下欲復祖宗善政。而澥言祖宗未必全是。熙寧未必全非。陰崇王氏之學。再挾紹述之議。於是南仲大怒。栗從而擠之。安國遂出知通州。安國在省甫一月。多在告。每出。必有所論列。或勸以事小姑置之。安國曰。事莫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不必言。至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安國既去逾旬。金人薄都城。上亟名還。不及。時從子寅在圍城中。或以爲言。安國愀然曰。主上至此。人臣効忠無路。敢念子乎。高宗即位。名爲給事中。爲黃潛善所沮罷去。建炎三年。

張浚言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安國將行、先移書宰相曰、朝廷欲理兵以強國。而官吏不知恤民以養兵。是欲稼之長而涸其水。欲木之茂而去其根也。行次池州、聞上走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再辭、不許、入見、獻時政論二十一篇、復除給事中、上知安國深於春秋。出左氏傳。命點正音讀、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陛下必欲削平僭叛。使亂賊不得作。莫若儲心聖經。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上稱善。除兼侍讀、專以春秋進講。初秦檜爲密州教授。游酢過密。奇其才。嘗以語安國。及京城破。金人欲

立張邦昌。檜獨抗議。安國聞益義之。後檜歸與聞國政。安國與之善。是時呂頤浩自都督江上還。欲傾檜。未知所出。或曰。目爲朋黨可矣。黨魁在鎖闥。當先去之。適朝議以朱勝非代頤浩爲都督。安國以爲不可。乃改勝非侍讀。安國又言。朝廷以勝非處苗劉之變。爲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臣以春秋入侍。不能與爲列。遂卧不出。頤浩從而排之。安國遂落職。是夕彗出東南。檜三上章乞留安國。不報。諫官江躋等亦以爲言。頤浩盡去躋等二十餘人。以應

天變。而檜亦解印去。臺省一空。安國天資傑出。恬靜簡默。見善必爲。爲必要其成。知惡必去。去必絕其根。辭受取舍。必度於義。燕閒獨處。未嘗釋卷。每晨昏子弟定省。必問所業。與意合。則曰、士當志於聖人。勿臨深以爲高。或怠慢。必蹙額曰、流光可惜。毋爲小人之歸。既去國。乃渡南江。休于衡嶽。買地結廬。爲終焉計。平居食無兼味。而奉先必豐。家雖困。不以告人。嘗誡子弟曰、對人言貧。意將何求。有來學者。隨資性而接之。大抵以立志爲先。忠信爲本。每曰、君子愛人。不以姑息。故未嘗以辭色假借於人。四年、春秋傳成。

自王安石詆春秋爲斷爛朝報廢不列於學宮崇寧閒防禁益甚安國謂六籍惟此篇出自聖手乃厲學湛思採拾辨正準之以語孟衡之以五經證之以歷代之史研玩沈酣者二十年及得伊川所作傳其間精義若合符節者十餘事益用自信至是書就歎曰此傳心要典也蓋於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書奏御上嘉之五年除知永州辭有頃除兼侍讀未行聞陳公輔乞禁程頤學上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

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户也自嘉祐來邵雍張載程顥及頤
皆以道德名世值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其道不行望
下禮官議加封爵載在祀典仍裒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
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等交章論之復除知永州辭久之
上念訓經納諫之忠進寶文閣直學士八年卒年八十五
諡文定安國性本剛急比老風度凝遠氣貌雍穆即在疾
病必飭於禮每慕諸葛亮韓琦之爲人遭中原淪沒遺黎
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雖數以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
而彌篤聞有君命即通夕不寐思所以告君者入仕四十

年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名問出處之宜安國曰講學論政則當諏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於人亦非人所決也故渡江以來儒者出處合義必以尹焞及安國為稱首侯仲良言稱二程他無所許可及見安國歎曰始吾以視不義富貴眞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謝良佐亦語人曰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蒼然獨秀所著尚有通鑑舉要補遺及文集行於世

論曰仲尼作春秋於人心冥昧之時二程紹統緒於正

學滅息之後。皆斯道絕續之大機也。王安石自負爲名世臯夔。而不知二程。欲行周禮。而反廢春秋。宜其兆亂當時。貽詬後代。安國獨慨然昧人之所不昧。表章春秋。上資啓沃。又能抗正議。爲二程扶衛。其功甚偉。昔夫子稱剛毅近仁。若安國近之矣。

羅從彦

羅從彦字仲素、先世自豫章徙劒浦、從彦自幼卽不爲言語文字之學。及長嚴毅清苦。刻志求道。聞楊時得程氏之傳。慨然慕之。及時令蕭山。從步往從焉。初見三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枉此生。時亦喜。謂可與言道。於是日益親。他弟子無及從彦者。嘗講易至某爻。時曰、伊川說甚善、從彦卽鬻田走洛。見伊川問之。歸復事時。時告之曰、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黙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又曰、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從彦

受命益自力。凡事時二十餘載。時壻陳淵每造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交仲素。日聞所未聞。奥學清節。南州冠冕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充然自得。朱松李侗。盡執弟子禮從之游。嘗採祖宗故事。爲遵堯錄。靖康中。將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從彥之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又曰。君子在朝則治。小人在朝則亂。蓋君子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憂則善心生。故治。小人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樂則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亂不起四

方而起朝廷。譬人傷氣則寒暑易侵。木傷心則風雨易折。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道苟明。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材。得周孔之心而明道。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行忠義也易。漢唐以後。失周孔之心。不能明道。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行忠義也難。又曰。士之立朝。以忠厚正直爲本。正直則朝無過失。忠厚則人無怨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淳正類此。朱子稱自龜山倡道東南。游其門者至衆。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

人而已。晚就特科、授博羅主簿、年六十四卒於官、學者稱
豫章先生、淳祐間、諡文質

論曰、從彥之爲河洛正傳、朱子之論定矣。今觀其推言
治忽之故。何其明以達也。當靖康時。廢法度而恃德澤。
退君子而進小人。朝廷不正而邊陲是亟。及都城陷。殉
義者僅李若水一人耳。推厥亂兆。則由元祐之與熙豐。
彼此相激。而不存忠厚之意也。從彥所言。炳若龜鑑。庶
幾天民先覺之亞。乃竟不爲世用。卽其書亦不及以聞
於朝。惜哉。

李郁

李郁字光祖光澤人元祐黨人深之子以深命為叔父庭後幼不好弄坐立必莊從舅陳瑩中學踰冠謁楊時於餘杭而請業焉時奇之謂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言孔門求仁則何為而謂之仁若言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郁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投而愈不合乃取論孟讀之早夜不懈龜山深許之因妻以女蓋十有八年然後渙然有得嘗曰治經讀之又讀於無味處益致思焉以至羣疑並興寢食不置乃當驟進耳郁

涵養有方。平居無懈容。誨人無勌色。於世務人情。官政文法。以及行陣農圃之事。靡不究知。紹興中。以遺逸召對。高宗改容傾聽。補廸功郎。除勅令所删定官。以憂去服闋。値秦檜用事。遂築室於邑西山。闔户讀書。家計屢空。曠然不爲意久之。辟福建帥府機宜文字。日訪民間利病。以告其長與除之。後帥欲毀民居爲列肆。爭未能得。遂辭去。帥懇謝留之。卒於官。年六十五。所著有易傳論孟遺槀。學者稱西山先生。朱子爲表其墓云。

論曰。晉杜預有言。優而游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

得之。朱子最善其言。蓋讀書之方。莫過於是也。觀郁之所肆力。其於甘苦生熟之候。用功亦已勤矣。俗儒涉獵不耐心於溫故。無居安樂玩之休。而欲沛然於行也。豈可得乎。

劉勉之

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爲文滂沛凌厲。比長、婦家富而無子。謀歸貲於女。勉之謝不受。爲擇其宗屬之賢者畀之。使奉先祀。以鄉舉詣太學。時元祐之禁方嚴。有挾其書者。師生連坐。罪至流竄。勉之獨陰訪伊洛之書。藏之。夜深乃發篋燃膏。默誦。涪陵譙定。嘗從二程遊。邃於易。至京師。勉之卽往叩。盡得其學本末。遂揖諸生去。道謁劉歒、楊時。皆從請業。歒尤奇之。與語無所不傾盡。勉之受其言。歸結廬於建陽之蕭屯。讀書力穡。無求於世

平居嚴敬自持。而接物恂恂。色笑可親。臨事財處。不動聲氣。學子造門。隨其材品。示以聖賢教學門户。終日娓娓無倦色。當世賢士大夫咸高仰之。與朱松胡憲劉子翬尤相友善。中書舍人呂居仁等薦之。詔詣闕。既至。秦檜方主和議。惡山林之士不顧利害輒盡言。慮有所梗。乃不使見天子。第令試策後省。勉之知道不行。卽日謝歸。杜門十餘載。朱松病革時。屬以後事。勉之爲經理其家。教愛朱子如己子。以女妻之。紹興十九年卒。年五十九。所居有白水。學者稱白水先生

論曰。朱子從遊三賢。及訪李侗。而學乃大成。侗於龜山爲再傳。勉之身及見之。而所造於侗顧若微有軒輊。何歟。勉之平生僅一詣闕。未嘗出仕。其淡泊寧靜之概。蓋君子之所養可知矣。

舊曰朱子從游三賢又詰李侗始學乃大成信於龜山
爲再傳。謂之身又見之。而所造於合顛諸後有中博何
歟。說之年甫僅十一齡。閱朱書出入其後治書之概。蓋
君子之所養可知矣。

劉子翬

劉子翬、字彥冲、忠顯公韐之仲子也、未冠遊太學、以父任授承務郎、辟眞定府幕僚、韐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哀毀。致羸疾。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寇楊就犯境、與郡將畫計備禦。就不敢犯。以疾丐祠歸、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言。至聞人有片言之善。則從容咨扣。必竭兩端。後生來問學。則隨其器識。告語成就無倦色。妻死不再娶。事繼母呂氏及兄子羽、盡孝友。間日輒一走忠顯墓下。瞻望嗚咽。或累日而後反。子羽之子珙、開爽嗜

學。子翬教之。卒有立。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與子翬交至
相得也。每見講學外、無一雜言。朱子父松將沒。囑朱子於
此三人。朱子見子翬。子翬告之曰吾於易得入道之門。所
謂不遠復者。吾之三字符也。初、子翬喜佛學。旣而讀易。涣
然有得。以爲學易當自復始。嘗闢二齋。以復名其東齋。又
爲之銘以見志。至是以告朱子焉。嘗作聖傳論。有自樂善
如貪。契理如函。聞非如獲利。捨過如遺蛻。彼以日就月將
爲初學。以眞積力久爲鈍才。是自誣也。一日微疾。卽謁家
廟。別母氏。以書訣親朋。付珙家事。自指所葬處。小外孫還。

人人爲計久遠。已乃與學徒論修身求道之要。作訓誡數百言。二日而卒。年四十七。世居屛山。學者稱屛山先生

論曰。劉勉之胡憲。皆受易於譙定。獨子翬於易。以自得聞。昔之善學聖人者。莫如顏子。而翼傳以復之初爻當之。則子翬之三字符。固卽顏子之學也。子翬旣字朱子一而爲之說曰。凛乎惴惴。惟顏曾是畏。蓋其志高。其見卓矣。

矣。

二百餘人旣曰。東平諸儒稍稍會是學。盡其志意推其見之

以則子事之三年辭固曾責子以學。已子事究竟來十

聞。昔之善學聖人者。莫若顏子。后顏事之後以參父當

論曰。鄒魯之直言政教無況過乎顏淵。又曰論

百言。三日而卒。年四十七。居廬山學者稱廬山先生

六人爲言之藝乃化學業淮演求道之要。今三據

胡憲

胡憲字原仲崇安人少學於從父安國以鄉貢入太學時方禁伊洛之學憲獨與劉勉之陰誦竊講已又學易於涪陵譙定定謂曰心爲物漬則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喟然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力田以養親非其道義一毫不取從遊者日衆近臣林彦質等薦之被召以母老辭彦質入西府又言之趣召授左廸功郎差建州教授日進諸生訓以爲己之學諸生始而笑繼而疑旣而視其所以修身事親接

人。無不一如其所言。遂乃悅服。復延篤行程元廉節龔何俾參學政。學者大化。秩滿復留者再。蓋七年不徙官。以母老求監南嶽以歸。久之。起爲福建安撫司屬。與帥不合。復請祠去。會秦檜用事。泊然無當世念者二十年。檜死乃以大理司直召。未行改祕書省正字。憲每論事。極意顯言。至於慷慨灑涕。未幾金人治汴宮室。憲輒言金人必敗盟。請亟用張浚劉錡。時二人傷於積毀。未有敢頌言用之者。憲疏入。即求去。上感其言。以爲左宣教郎主管崇道觀。卒召浚錡以退金師。憲性恬淡。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

後言望之楞然若槁木之枝卽之溫然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嘗與較讀書不務自爲訓說所纂論語會義行於世三十二年卒年七十七初朱子奉父命稟學於三君子獨從憲爲最久而呂祖謙林之奇魏掞之等皆憲門人也世稱爲籍溪先生

論曰憲始喟然於克己其旣訓人以爲己克己者所以爲己也無爲己之志則克之不勇無克己之功則爲之不實基之以子思尚絅之心繼之以顏子請事之力終之以孟子篤實輝光之盛是魯鄒之學的也

行以孟子萬言瀰漫光大之盛。是曾魯之學者也。
不實。其入以思沿涵之入心纖以順乎謙虛以上
爲己也。無爲己之志。則克之不通。無克己以功則
論曰。盡治謂孫之克己。其說訓人以爲己。甚克己者所以
門人也。世稱爲謙齋先生。
章吾子鶴從遊最久。右呂柟講林艾之執叛之章吾
義行於世三十二年卒年七十七。稱來子泰文命寘學
既入政後之。未嘗與轍讀書。不務自爲訓說。所著爲
後言識之。皆從結溫木之枝。師之溫潔雍令學。無淡言

李侗

李侗、字愿中、延平人、年二十四、棄舉子業。以書謁羅從彥。從彥實得程楊之傳、然清介絶俗。人鮮知者。見侗受業。頗非笑。侗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各有條序。從彥少然可。亟稱許焉。侗爲人。勁特豪邁。至充養完粹。無復圭角。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其事親孝。仲兄性多忤。獨能得其懽。閨門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

理。平居恂恂。若無可否。而遇事一斷以義。截然不可犯。生産素薄。然親隣或貧不能婚嫁。輒節衣食振助之。與鄉人處。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遇之以道。言笑終日。油油如也。答問後學。隨深淺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雖一毫私意之發。亦退聽矣。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要淵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嘗誦黃庭堅稱濂溪所謂胸中

灑落如光風霽月者。以爲常存此意。庶幾遇事廓然。其指
示深切類此。侗既閑居。若無意當世。而憂時論事。感激動
人。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本末
備具。可舉而行。朱子父松、與侗同事從彥。雅重侗、鄧迪謂
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松以爲知言。後朱子師
侗。每去復來。所聞必益超絶。上進不已乃如此。經術通明。
而未嘗著書。其論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
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每舉中庸未發之中。謂必體此於
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爾。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

所居在水竹間。謝絶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繼。怡然自適。晩二子有直信甫、皆成進士、試吏旁郡、更相迎養、隆興元年十月、閩帥汪應辰以書幣聘、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年七十一、謚文靖、學者稱延平先生、所傳有朱子所記延平問荅行於世、

論曰、主靜之旨。標自濂溪。非偏於靜也。定之以中正仁義。則動靜該備矣。然必以靜者爲主。是本原之學也。中庸所謂未發。偏言之、與已發對。而專言之、則天下之大本也。故曰主也。主於靜以行乎動。則義與正固靜爲仁

與中亦不害其爲靜也。故曰定也。羅李之學。深會乎此用能大本卓然。獨得程氏之宗。紫陽紹緒。其傳益彰。然羅猶有絕俗之嫌。李乃無復圭角。豈天稟異哉。抑亦所養使然耳。

胡寅

胡寅、字明仲安國弟淳之子也少桀黠難制淳閉之閣中有雜木寅盡刻爲人形安國曰是宜有以移其心乃置書數千卷其上歲餘寅誦閱盡遍稍長從侯師聖游宣和三年成進士除校書郎於是楊時爲祭酒寅復稟學焉頃之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狀寅之初擢第也張邦昌欲妻以女寅固却之至是邦昌僞立寅遂棄官歸高宗駐金陵張浚薦爲駕部郎擢起居郎金人南侵詔議移蹕寅上書有曰自古

中興之主。克復舊物。莫不本於憤恥恨怒。不能報怨。終不苟已。今陛下既不爲迎二聖之策。又不爲守中原之謀。若不更轍。則永負孝弟之愆。常有父兄之責。人心一去。雖欲羈栖山海。恐非自全之計也。呂頤浩惡其切直。除主管江州太平觀。未幾復應詔上十事。曰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材。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諛佞。去奸慝。不報。命知永州。復名爲起居郎。遷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又遷給事中。時議遣使講和。寅納疏切諫。上深然之。加獎諭焉。使完一不行矣。適張浚自江上還。以遣使乃兵家機權。竟遣

之。寅復言、今日大計、惟宜明復讐之義、用賢修德、息兵訓民、以圖北向。倘或未可、則堅守待時、若二三其德、必不能有所立。寅既與浚異、遂乞便郡就養、除知邵州、辭、改嚴州、尋改永州、徽宗訃至、朝議欲用故事、以日易月。寅言禮讐不復則服不除。願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俄除禮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丁父艱去。初、秦檜與安國有舊。及檜當國、倡和作威福。寅惡之、與之絕。檜怒、乃除寅徽猷閣直學士、奉祠致仕。檜憾未已、復坐與李光書譏訕、落職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聞命即日就道、於謫所著

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檜死。始聽自便。復其官。紹興二十一年卒。年五十九。謚文忠。所著尚有論語詳說。崇正辨。及斐然集三十卷。學者稱致堂先生

論曰。張浚負一時望。爲國重輕。然劾李綱。沮岳飛。其僨事也大矣。吾尤惜胡寅一疏。幾定國是。而卒撓於浚也。至檜當國。又能以公義割私交。失所不自悔。易名曰忠。豈虛哉。

胡宏

胡宏字仁仲安國之子也始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業。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四方從學者甚衆。張栻實師事之。紹興間。上書論復讐大義。累數千言。至曰。二帝遠適窮荒。辛苦墊隘。其願陛下加兵敵國。心目睽睽。庶幾一得生還。而陛下反欲以天子之尊。北面讐敵。是祖宗之靈。終天暴露。無與復存也。父兄之身。終天困辱。而求歸之望絕也。中原士民。沒身塗炭。無所赴愬也。陛下念亦及此乎。是後上益偷安。羣臣承旨爭爲彌文。國子

司業高閌請幸太學宏移書切責之聞者歎服初秦檜與安國有舊既當國欲用宏及宏弟寧怪二人不通問貽兄寅書諷之寧乃予書但敘契好而宏書辭氣尤厲或過之宏曰恐其見名耳寧果被召試館職除敕令所刪定官而卒不名宏及秦熺知樞密院事檜問寧曰熺近除外議云何寧曰外議以爲相公必不爲蔡京之所爲也遷太常丞祠部郎官既而寅與檜忤寧亦出爲夔州參議及檜死侍臣交薦宏朝命下而宏已病竟不克造朝而卒所著知言有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又曰

立志以端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於萬物之表。敬行於事物之内。而後義可精。張栻稱其言約義精。實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尚有詩文五卷皇王大記八十卷學者稱五峯先生。

論曰。自安國以春秋專家。諸子皆潛心勵學。負志節。恢廓深遠。建崇論宏議。以消庸靡之習。是有得於春秋之旨者也。宏在諸子中。偉抱卓識。自許尤爲不偶。較其學術。亦最優也。

立志以端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於事物之表。敬行於事物之內。而後義可精。張栻稱其言約義精。實道學之德。要制治之著述尚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學者稱五峰先生。

論曰。自安國以春秋專家。講中書。以勵學。負志節概。廓然遠建崇論宏議。以消庸陋之調。是有得於春秋者。自若也。安在請于中。偉抱負。識自許。尤為本儒。較其學術。亦最優也。

歷代名儒傳卷之六

高安朱　軾
漳浦蔡世遠　仝訂
安溪李清植分纂

宋

朱子

朱子、名熹字元晦後改仲晦、世婺源人、居紫陽山下、父松尉尤溪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生朱子於溪南寓舍。松旣遊宦入閩、晚居建州、故朱子爲建人。少時松指天

親舊。顧陛下無從知之耳。明年、召對辭不許、遂入見復陳三劄。大抵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是時上頗留意老釋。而宰相湯思退申和議、近習曾覿龍大淵招權。故朱子以爲言。思退聞之不悅、授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値洪适相復主和、不合、丐祠去三年、除樞密院編修待次明年、崇安大饑民奪食。幾挺變朱子乃假官粟六百石貸之。人賴以濟。其後歲一斂散、貸者出息什二。小歉弛半息甚則盡蠲之。行之十有四年。贏益多。遂歸元粟於官。而用所贏爲貸資。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不復取息以故數十

年邑無饑饉患所謂社倉者也五年三促就職會魏掞之以論曾覿去力辭尋丁內艱自始死至祥禫皆酌古制行之用成喪祭禮因推之冠昏作家禮六年復召以未終喪辭七年復召以祿不逮養辭九年上嘉其廉退改宣教郎主祠四辭逾年始拜命淳熙二年除祕書郎再辭五年差知南康軍四辭逾年始拜命朱子歸自同安家居幾二十年涵養充積理明義精既至郡懇惻愛民興利除弊惟恐不及會旱講求荒政以請於朝言無不盡或三四上得請乃已嚴隣路遏糴之禁閱境內蓄積之實通商勸分全活

至衆。郡濱大江。舟艤岸。遇颶多沈溺。乃募饑民築堤護之。民得濟饑。而舟患亦息。視民如傷。至奸豪撓法。懲之不少貸。數詣學。引士子講論。已乃建周子祠。以二程配。又復白鹿書院。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所疑。誨誘不倦。立學規。俾守之。明年有旨監司郡守條具利病。朱子上言郡縣賦重。由於供軍。請覈兵籍。廣屯田。練民兵。以省坐食之軍。使郡縣事力稍紓。然後可禁其苛斂。責以寬恤。卒復極論近習竊柄。援引交通之弊。疏入。上不悅。乃乞罷黜。又以人戶逃移自劾者再。以疾請祠者五。皆不報。除提舉江西常平茶

鹽事、待次、尋錄捄荒勞、晉直祕閣、以南康所募納粟人未受賞、義不獨被恩命。三辭不拜。會浙東大饑、調爲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即日就道。且乞奏事之任。及至闕。納粟賞行。乃受直祕閣。入對延和殿。所奏七事。辭皆剴切。其一二事言災異之由。與近習之弊。則手繕以防宣洩。因乞推行社倉。上爲下其法於諸路。方拜命時。即檄旁郡。募米商、爲蠲其征。及至部。客米已大集。乃單車屛從。按行存䘏。鈎訪捬問。所至人不及知。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權酤役法。有不便民者。悉釐革之。於捄荒之

餘隨事經畫為經久計猶以前後所請多見抑幸而從者率稽時後事發憤抗疏言之且移書政府曰朝廷愛民不如惜費明公憂國不如愛身然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不可復振九年以賑濟勞晉直徽猷閣辭知台州唐仲友者宰相王淮姻戚也還江西提刑未及去朱子行部至台按得其姦贓劾之時久旱疏出而天雨淮匿不以聞朱子申章益力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授朱子不拜請祠去淮大憾乃用陳賈鄭丙協力以攻朱子遂肇偽學之禍於是朱子作

武夷精舍。奉祠不出者七年。當是時。海内學者尊信益衆。
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辭、不許明年、促奏事辭又不許
值淮罷相遂力疾入奏首言刑獄輕重失宜甚至干涉人
倫。亦從流宥。則天理民彜。幾何不至於泯滅。卒乃極言陛
下天理未純。人欲未盡。故便嬖得被腹心之寄。柔邪得竊
廊廟之權。公議有時而不容。讒說有時而誤聽。欲報讐恥
而不免苟安。欲養生靈而未免愁怨。顧於一念之頃。謹而
察之。果天理耶。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壅閼。苟人欲耶。
則敬以克之。不使少有凝滞。是行也。有要於路。謂正心誠

意。上所厭聞。戒勿言者。朱子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安敢回互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時曾覿已死。王抃已去。獨內侍甘昪頗預政。朱子力以爲言。上曰、爲其有才耳。對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未供職林栗劾之。命改宅部、而宰相竟授以江西前命。再辭除直寶文閣奉祠。未踰月、復召。初入奏時。廹於疾作。口陳未盡。乞具封事以聞。未及上。至是再辭。遂併封事投匭以進。凡數千言。大要言天下大本。在陛下一心。而其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

六者是已。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時上已有倦勤意爲燕翼謀。益加嚮用。會執政有詆道學者。遂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光宗立、三辭職名、仍直寶文閣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再辭改知漳州、又再辭、不許既之任。即奏除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加意學校。教誘諸生。又揭示喪葬嫁娶之儀。嚴禁男女傳經之會。俗爲一變。適朝議欲行漳泉汀三州經界。朱子常病經界不行。聞命。即訪事宜、擇人物、及弓量之法上之。且言必可行之說三。

將必至於不能行之說一。既而寓公豪右。果競沮之。朱子乃以地震自劾。其冬有旨先行漳州經界。以届農期暫寢。明歲遭嗣子喪。丐祠。除祕閣修撰。予祠去。而漳州經界竟報罷矣。頃之除荊湖南路轉運使。四辭。三年。差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辭。四年。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乃差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辭不許。會長沙有峒獠之擾。遂拜命。至則遣人曉以禍福。皆降之。申教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湖湘士子故知學。爲之崇奬教厲。四方人士畢至。孝宗升遐。朱子慟不自勝。又聞上不任執喪。中

外洶洶。益憂懼。乞歸田里。未幾、趙汝愚以太皇太后詔尊
上爲太上皇。而奉嘉王即位主喪。於是汝愚相。薦朱子。先
是彭龜年爲嘉王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
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王稱善。問爲誰說。對曰、朱熹也。自
後每講。王必問朱子說云何。而翊善黃裳亦嘗言於光宗
曰、欲嘉王進德修業。追踪古先哲王。當求天下第一流人。
光宗問爲誰。以朱子對。故王之知朱子也久。至是遂首召
奏事。除煥章閣待制侍講。朱子行且辭。於道聞南內朝禮
尚闕。近臣已有用事者。遂因辭章。微辭以諷諫。疏再上不

許乃乞帶元官奏事首言天運艱難國有大咎然有可諉者陛下前日未嘗有求位之心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夫充未嘗求位之心可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懷可以致溫清定省之禮次言爲學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既對面辭職名不許翌日又辭待制乞改說書上報以手札乃拜命每進講務積誠意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繹既數次講則復紬次所講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又請不以寒暑雙隻日月並令早晚進講

及瑞慶節免稱賀皆從之時太上意未釋然上未即還大
內將葺東宮居之朱子具四事以諫不報又議承重之禮
以爲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禮皆斬衰自漢文短喪天子
遂無三年之服爲父且然則承重可知壽皇至性自天獨
執通喪宜著方冊爲世法程間者陛下以世嫡承大統一
時倉卒遂服漆紗淺黃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
痛之請將來啓殯發引仍用初喪之服及孝宗將祔詔集
議迭毀之次初太祖尊僖順翼宣四祖之廟實奉僖祖爲
始祖治平間議者以僖祖無功德世數寖遠遷於夾室未

數年、王安石復之。是時趙汝愚雅不以熙寧中復祖僖祖爲然。復議祧之。而奉太祖爲始祖。朱子乃上議狀。條其不可者四。且擬爲廟制。又援伊川程子之說。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基本。啓自僖祖。安得謂無功德。狀上。宰相持不以聞。徑創別廟以奉四祖。上頗聞朱子有狀。召問内殿。朱子具劄及圖以進。上然之。命即榻前撰内批直罷其事。時策免留正。擢用謝深甫等、皆以内批行之。朱子懲其弊。乞再令集議。於是朱子議竟不行。當汝愚之謀立上也。知閤門事韓侂胄。用姻戚得見太皇太后。汝愚實使入白

其謀。事既定。侂胄以爲已功。居中用事。汝愚方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朱子獨惕然以侂胄爲慮。既屢言於上。又數白汝愚。宜酬以厚賞。勿使預政。汝愚性疏。以侂胄爲易制。不爲意。朱子乃因講筵。復留身極言之。甫退、即降內批、罷侍講、予宮觀。汝愚袖還內批、且拜且諫。而內侍王德謙、徑以內批付朱子。朱子遂行。臺諫給舍爭疏留之、不聽。乃除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朱子辭、且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仍煥章閣待制、予祠、朱子既去。明年、侂胄遂罷汝愚。至誣以不軌。謫永州。朱子自以身事四朝。雖退閑。猶

帶侍從。義難苟默。乃草疏萬言。極論姦邪蔽主。因以明汝愚之冤。詞旨痛切。諸生交諫。不從。蔡元定請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朱子嘿然。退焚諫草。自號遯翁。因六辭職名。詔仍祕閣修撰。是時侂冑勢益張。大興僞學之禁。臺諫爭承風旨。排詆萬端。至欲擠之於死。二年、遂落職予祠、報至。朱子方爲諸生講論。畧起視。復坐講論如初。於是繩趨尺步從游之士。皆屛伏邱壑。依阿選懦者。更名他師。甚至變易衣冠。以自別非黨。而朱子方講學不休。或勸以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是冬竹林精舍成。率諸生行舍菜禮於先聖

先師。以周程張邵司馬延平七先生配。五年、以年屆懸車致仕、六年三月、寢疾、猶日爲諸生講太極西銘及爲學之要。辛酉、訂大學誠意章句。甲子、移寢中堂。諸生入問疾、曰、夫子之疾革矣。萬有不諱。當用書儀乎。不允。用儀禮乎。亦不允。然則參用之乎。乃頷之。遂正坐整衣冠。揮婦女勿近。就枕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崖。時年七十一。朱子爲人。色莊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閒居。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就一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倦而休。肅躬瞑息。休而起。端步徐行。飲食羹

菜匙箸。各有定列。中夜而寢。旣寢而寤。擁衾黙坐。或至達旦。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祭祀必誠必敬。少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戚。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副其情。延遇賓客。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必致其愛。於鄉閭必致其恭。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闕失。輒戚然不豫。語及國勢未振。常感嘅以至泣下。然謹難進易退之節。則一官之拜必抗章力辭。一語不合。即奉身亟去。故登第五十年。仕於外僅九考。立朝纔四十六日。道之難行也如此。其後侂胄誅

嘉定二年、始追謚曰文。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註、或問、太極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及文集一百卷。所編次有語孟精義、中庸輯畧、孟子指要、小學、通鑑綱目、本朝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程氏遺書、外書、伊洛淵源錄、謝上蔡語錄、晚復編次禮書、未及成。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無不悉究淵微。詞章字畫、未嘗用意、亦動中規矩、可爲世法。著述雖多。於四子尤所殫意。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所著書。一字未安。必反覆達旦。甚至

累日。要求其當而後已。諸生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難。脫然沈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怵然以爲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字之傳。流及海表。至於異域。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晩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徽國公、淳祐元年、上幸學、詔以周子、二程子、張子、及朱子從祀孔子廟。

李方子曰、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思孟相與守之。自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爲學。其騖於該洽者。

旣以聞見自矜而流於汎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先生身任道統廣覽載籍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剪其煩蕪參伍辨證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無所遺漏蓋其包涵滀蓄溥博淵泉故出之若是其無窮也

論曰夫子以贊述六經而賢過堯舜誠以萬世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皆夫子之力也自道學失傳周子倡之二程子從而光大之張子邵子又裨助而引伸之而後

斯道復明於世。然數子於六經。自伊川易傳外。鮮有成書。蓋至朱子。而六經之學。乃揭於中天。即數子之所口授心承。亦皆賴其尋繹表章。而後學者足與有明也。平生所歷諸郡。政教聿張。尤惓惓爲其百姓請命。是伊尹內溝之心也。及後登朝。引道格非。風節嶽嶽。是臯陶陳謨之義也。使當時克究其用。則撥亂致治。興禮明樂。驟帝馳王。勳施爛焉。何至寢微寖滅。而終以不振哉。不幸小人間之。遂興僞學之禍。此與孔子不遇於春秋。橫遭伐檀削跡者。何異。然數百年來。學校所以教政俗所以

理。無不折中於朱子。其爲萬世烈。豈直一不在禹下已哉

斯道復明於世。然數子於[illegible]
書。蓋至朱子而六經之旨乃揭於中天。即數子之所[illegible]
授心承。亦皆賴其尋繹表章而後學者足與有明也。平
生所歷諸郡。政教聿張。尤惓惓爲其百姓請命。是伊尹
內溝之心也。及後登朝。引道格非。風節巍巍。是臯陶陳
謨之義也。使當時克究其用。則與撥亂致治。興禮明樂[illegible]
帝馳王動。旋爛焉。何至擬徵寢滅。而終以不振哉。不幸
小人閒之。遂興僞學之禍。此與孔子不遇於春秋。橫遭
理無不折中於朱子。其爲萬世烈。豈直不在禹下已哉

張栻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以廕補官、孝宗立。銳志興復。浚起謫籍。開府治兵。乃辟栻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祕閣。時僚佐盡一時選。栻以年少。內贊密謀。外參庶務。所綜畫。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勸上稽古親賢以自輔。帝異之。及李顯忠兵敗。湯思退申和議。而盧仲賢使金。於是栻復入奏。帝引見上皇。栻輒策金人必敗。宋室必興。上皇曰、何哉。栻曰、太上仁孝。上格於天。又傳位聖子。雖唐虞無以過。而金人簒奪相仍。無復君臣父子。臣以知其然

也。上皇曰。苟仲賢使歸。事當若何。栻曰、臣父浚職在邊隅戰守是務、此事惟廟堂審處之。勿貽後悔。仲賢歸辱命。栻劾之。奪三官。未幾浚去國。遂罷兵。金人乘間入淮甸。中外大震。思退襲秦檜遺策。至敕諸將毋得輒縱兵。已而浚沒栻治葬畢。即上言國家與金有不共戴天之讎。願繼今以往。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不報。乾道三年、用劉珙薦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入對。言欲復中原之地。必先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必先得吾民之心。所以得之者無他。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以明大義

爲本。然所施有先後。則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取舍不可以不審。五年、召爲吏部員外郎、是時敵勢新弱。朝議將往責陵寢有憂名兵者。輒斥之。栻見上。上曰、知敵國事乎、栻曰、未知也。上曰、金人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敵人之事。臣雖不知。境内之事。則知之矣。上曰、何也栻曰、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國家兵弱財匱。官吏欺誕不足倚輔。正使彼實可圖、臣恐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默然栻因出所奏疏讀曰。陵寢隔絕誠臣子之至痛。今未能正名仗義以伸天討。而卑辭厚禮以求之。其屈甚矣而或猶

以名兵爲憂者。亦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在素定之日。不在決機之時。上悚聽改容。栻復讀曰、今日且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絶金人。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修攘戰守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矣。上深納之。將除爲講官、會發運使史正志行均輸法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栻以爲言。上曰、正志取諸郡。非取諸民也。栻曰、州縣財賦。大抵無餘。取之不已。而經費有闕。不過巧爲名色以取諸民耳。上矍然。即詔罷之。乃以栻爲左司員外郎、兼侍

講嘗講詩葛覃進說曰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爲國
者念稼穡之勞而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
因陳祖宗自家刑國之美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喟然
曰此王安石所以爲誤國也栻在朝未期歲召對至六七
勸上修身務學畏天䘏民抑僥倖屏讒諛宰相憚之而近
習尤不悅知閤門事張說者太上皇后娣戚也驟擢樞府
外廷譁然莫敢言栻夜草疏極諫旦詣朝堂質責虞允文
且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
不堪退則再疏又諫事乃寢然栻亦坐是逾年遂出知袁

州。栻爲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纖毫滯吝。每進對。不以人主意爲隨順。上嘗歎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栻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又嘗難辨事之臣。栻曰。曉事者難耳。若但求辦事之臣。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一日肩輿出。遇曾覿。覿舉手欲揖。栻遽掩其牕。覿慙。手不得下。其峻如此。淳熙元年。帝念栻。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畧安撫廣南西路。始至。所部荒殘。乃簡州兵。補缺籍。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飭溪峒酋豪。弭怨睦鄰。毋相賊殺。奏革橫山買馬之弊六十餘事。諸蠻感服。善馬爭至。以治行進秩直寶文閣

再任、五年、除祕閣修撰湖北轉運副使、即知江陵、帥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禮遇諸將。加恤卒伍。咸勉以忠義功賞必信。又劾黠縱賊大吏。募賊黨相捕告。緝斬姦民之爲逋藪者。湖北故多盜。至是盡遁。嘗捕盜數人。其一北中亡奴也。栻曰、國家既未能正名討賊。毋使疆埸之事。其曲在我。乃縛奴歸之北。而戮其餘以徇。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七年二月、丐祠、未報而疾革、有友求教。謂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因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投筆遂絕。時年四十八。已而詔下、

除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沖祐觀不及拜栻初事胡宏宏一見喜曰聖門有人矣告以洙泗論仁之旨栻益奮作希顏錄以自策後與朱子交善講習愈精所造愈純嘗謂學莫先於義利之辨其言曰聖學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爲霄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利之

辨。將以救過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已。豈特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朱子每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若敬夫則大本卓然。學者稱爲南軒先生。

論曰、朱子平生所交友。最著者、敬夫東萊象山三先生而已。象山既同門而異戶。而東萊之教。先列史而後六經。於博約之歸。亦似不無異旨。其始終若符者。惟宣公一人。夫友所以講學。所以輔仁。漢之王貢。唐之元白。情

厚矣。然所取不過意氣文藝之間。即進乎此者。亦僅以政事節誼相鼓勵。惟朱子與宣公。出則欲同行所學。躋明主於三代之隆。處則闡道傳心。思樹億萬世人倫之極。後之交友者。可以奮矣。

於後之交友者可以鑒矣。
明主於三代之隆。虞則闢道傳心。禹樹德萬世人倫之
政事論諸相鼓勵。朱子與宣公出則治同行所學
厚矣。然所取不過意氣文藝之間。即進乎此者。亦僅以

一入。夫友所以講學。所以輔仁。漢之王貢。唐之元白。情
經。於博約之歸。亦似不無異旨。其始終若符者。惟宣公
而已。象山陸同門而異戶。而東萊之教。先列史而後六
論。曰朱子平生所交友。最善者。敬夫東萊象山三先生
則大本卓然。學者歸焉。南軒先生。
也。以利故也。朱子每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若敬夫
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利者所以陷溺人心。貽害後
己。皆將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
辨。將以救過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

呂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右丞好問之孫也先爲河東人自好問始居婺祖謙之學本諸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胡憲遊既又友朱子及張栻以故學益精初廕將仕郎隆興元年成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教丁母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就之闋除太學博士待次例補嚴州教授復召爲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首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乞廣攬英豪使確陳經畫先後之實然後與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召試館

職。祖謙常喜陸九淵之爲文。而未識其人。至是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也。揭示果然。人服其精鑒。丁父艱。闋。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爲祕書郎。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對。言曰。治道體統。內外上下不相侵奪而後安。今陛下兼行大臣之事。大臣亦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臣輕柄臣。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

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家以寬大忠厚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風俗。此根本之深也。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是以事功不競。今日治體。固當激厲其事功。尤當愛護其根本。遷著作佐郎、尋兼禮部、以末疾丐祠、除直祕閣主管沖祐觀、以歸。祖謙孝友絶人。恬淡寡欲。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訐。秉義以飭躬而恥爲介。既歸。乃建麗澤書院。以會友講學。病中猶爲日記。於氣候暄涼。草木榮瘁。無不謹書。其察物内省。不以一日懈如此。病既閒、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不就。添差淛東帥議亦不

就淳熙八年七月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謙之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不得有自足意又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工夫至此然後可久可大其論史以爲論一時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終始則編年不如紀傳二者皆不可廢至觀史之法於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思所以處之乃爲有益少卞急後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猛然有省一時意氣皆平自是終身無暴怒朱子每稱學如伯恭方爲變化氣質所講盡將以開物成務居

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嘗就訪朱子。及歸。朱子送之於道。祖謙欲編近思錄。因與朱子同止寒泉精舍。分類抉微。一月而成。又嘗修讀詩記大事記未及成考定古周易音說閫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學者稱東萊先生。其弟祖儉字子約趙汝愚得罪。祖儉輒上書陳寃。坐竄韶州。在謫所。讀書窮理賣藥自給。芒屩徒步。爲踰嶺計。每言人因世變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若意氣反有所加。亦私心也。其後量移高安卒。從弟祖泰性疏達。尚氣誼論世事無忌諱。祖儉既貶。祖泰嘗欲以言報國。懼累祖儉

及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請誅韓侂胄。坐杖一百配欽州。祖泰了無懼色。至府庭。尹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者。言之且貰汝。祖泰笑曰。何問之愚也。吾固自期必死。而可受教於人耶。尹曰、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我觀之。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尹宗室。據案作色。杖加毒。祖泰呼曰。公天族。同國休戚。祖泰爲誰家計安危。而受此毒也。尹慙。趣杖訖使去。侂胄怒未已。使人迹祖泰所在。祖泰乃匿襄鄧間。及侂胄誅。詔雪其寃。補上州文學。至都卒。

論曰學欲博。不欲雜。又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祖謙之學。不可謂雜。而終不得與朱子竝稱大醇者。不以反約之意求之。則博即爲病。是故陸九淵之學非禪也。而徑約之弊多。祖謙之學非伯也。而騖博之心勝。惟求約於博。反博歸約。斯孔顏斆學之宗也。

論曰學欲博。不欲雜。又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illegible]
也。祖謙以學雜。不可謂雜。而終不得與朱子並稱大賢也
不以反約。之以博亦約。則學雜病。其故陸九淵之學非
雜也。而循之以學雜。祖謙以學非合者。而篤學之心源
宗宋之徒博。反博觀約之其所以資學以流也。

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四歲時問父賀天地何所窮際賀笑不荅九淵窮思至忘寢食及丱角聞人誦伊川語輒怵然深省曰自覺若傷我者與兄九齡相踵成進士互爲師友追琢講貫和而不同九齡字子壽當秦檜時無道程氏學者而九齡獨尊其說與九淵同爲當時所尊號江西二陸二陸之學務窮本原不爲章句訓詁惟孔孟是崇是信久之九齡調桂陽軍教授以親老道遠改興國未上會湖南茶寇剽盧陵鄉衆欲奉九齡主義社以備寇門人

不悅。九齡曰、古者征伐。公卿即爲將帥。文事武備一也。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及至興國。不以職閑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衆。綏勸引翼。士類興起。是時九淵亦調靖安主簿。以繼母憂。兄弟俱歸。既闋。九齡除全州教授。未上、得疾卒。年四十九、謚文達。而九淵除爲崇安主簿。以史浩薦。召審察、不赴。侍從復薦之。除國子正、轉敕令所删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乃訪求智勇之士。與議太畧。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人物短長。未幾因輪對、陳五論、詞旨甚美。上皆稱善。除將作監

丞、爲給事中王信所駁、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歸、貴溪有山。形如象。九淵登而樂之。結茅其上。自號象山翁。四方學徒大進。每開講席。户外屨滿。耆老扶杖觀聽。嘗謂學者曰。平時雖號爲士人。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沈。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汩沒而不能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恥。於此能有媿懼。大決其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無不有益者。又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缺。不必他求。要在自立而已。或勸以著書。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於

是朱子方知南康軍。修復白鹿書院。聚學徒教育其中。九淵過之。朱子率僚友延登講席。九淵乃講喻義之旨。懇到敷暢。聽者莫不竦然動心。朱子爲之避席稱謝。以爲切中隱微深痼之病焉。其畧曰。學者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爲士者以此相尚。汩沒而不能自拔。則其志之所鄉。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

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恒焉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而不詭於聖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得不謂之君子乎光宗立差知荆門軍荆門在江漢間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舊無城壁九淵請於朝而城之召集義勇優給庸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力竭工倍二旬訖築自是邊防益固因罷關吏譏察而

減其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其爲政。凡訟訴。無蚤暮皆直造庭下。令自持狀以追被訴者。無不應期至。其有干涉人倫。輙使自毀狀。以厚風俗。於境內官吏貪廉。人民善惡。靡不周知。有訴盜竊而不知其主名者。九淵出二人名。捕訊之即伏。盡得所竊還訴者。因語吏某所某人爲暴。翌日有訴遇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以爲神。申嚴保伍法。盜發即禽。未嘗逸一人。羣盜屛息。每旱。出禱輙雨。郡人異之。期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而沒。今吾亦將死矣。又語

僚吏曰某將告終然猶出禱雪翌日雪乃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年五十四諡文安初九淵與九齡嘗與朱子會於鵞湖辨論所學其後九齡深知舊見之非幡然求益惟九淵終始自信持論不移於太極無極之說與朱子往復頻數而卒不合學者稱爲象山先生

論曰朱陸之異同五百年來儒者以爲口實然考鵞湖之爭朱子年四十六而陸子乃三十七耳其未即爲終身定論也豈特陸哉鵞湖所講其言不傳然陳傅良以爲刻畫深而傷易簡矜持過而涉吝驕則意皆有未槪

於學徒之心者。故朱子和章。特交勗於邃密深沈之旨。良有以也。逮後朱子年彌高學彌進。卓然爲百世之師。遂令儒術。有所統壹。向使陸子克躋上壽。探賾研精。去鎼歸醇。又惡知不卒於合耶。以陸子高明之資。持守之篤。學者不知所以服膺而誦法之。而徒執其一時之抵牾。紛紛置喙於異同之間。是豈善自得師者乎。

歷代名儒傳卷之六終

歷代名儒傳卷之七

高安朱　軾
漳浦蔡世遠　仝訂
安溪李清植分纂

宋

蔡元定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在娠時父牧堂老人發設聖賢遺像於别室使妻詹氏日往瞻仰而生元定少頴異十歲日記千百言。牧堂授以二程張邵之書。曰此孔孟正脉也。元

定深涵其義。比長辨析益精。聞朱子倡學。往師之。朱子叩所學。驚曰、吾老友也。凡性道之要。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元定。諸經奥義。多先令考究。而後折衷之。每對榻講論。或至通夕。不暇假寐。嘗語人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因自輯所與元定問荅者。號翁季錄。元定之事朱子也久。義理本原。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陣之說。凡書盤錯肯綮。不可以句者。元定剖析爬梳。無不暢達。朱子稱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諸從朱子游者。過建陽。必謁元定。聽其言論不忍

去淳熙十五年、尤袤楊萬里薦諸朝、召之以疾辭、築室西山。將老焉。後韓侂胄擅政。設僞學之禁。臺諫承風排擊。元定自知不免。及沈繼祖劉三傑、連疏詆朱子。遂逮元定。謫春陵。元定聞逮。不辭家而行。朱子偕從游數百人。餞之蕭寺。元定至。寒暄外、無嗟勞語。論參同疑義。意象灑然。酒旣行。坐者咸感歎唏噓。或至泣下。朱子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於坐作詩曰。握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遂與子沈徒步三千里赴謫所。踵盡流血。旣至。父子相對。以義理自怡浩然

無湘釁楚囚之狀。遠近來學者日衆。有一生、素挾才簡傲。亦心服執弟子禮。人爲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或勸以謝遣生徒者。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苟有禍患。非閉户所能避也。一日謂沈曰、可謝客。吾將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閲九日、移寢正室。牖間有聲若墜石者再、頃之而逝。慶元四年八月九日也。年六十四、沈護喪歸、比葬、朱子誄之、稱爲亡友西山先生云。元定以孝弟忠信儀刑於家。在舂陵時、移書誡子曰、獨寢不媿衾。獨行不媿影。每言朱子立教先訓詁文義。下學而上達。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學者非知

本原。末必不惑於異端。故其敎人。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
而支。自原而流。聞者莫不興起。侂胄既誅。贈廸功郎。謚文
節。所著書十餘種。律呂陣圖之書。尤爲朱子所歎重。朱子
之注四書。及易本義。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參訂。啓蒙之編。
則元定所起稾也。

論曰。僞學之禍。間有更名他師。自别非黨者。獨蔡元定
呂祖儉。蹈難如飴。烈已。元定之在謫。僅期年耳。使選儒
濡涊。以脫於禍。亦不過期年便安。孰與名光天壤。配食
無窮哉。夫百年之間。一出入息。而志士仁人不少槪見

無湘纍楚囚之狀。遠近來學者日衆。有一生素挾才簡傲。亦心服執弟子禮。人爲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或勸以謝遣生徒者。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苟有禍患。非閉戶所能避也。一日謂沈曰。可謝客。吾將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九日。移寢正室。牖間有聲若墜石者再。頃之而逝。慶元四年八月九日也。年六十四。沈護喪歸。比葬。朱子誄之。稱爲亡友西山先生云。元定以孝弟忠信儀刑於家。在舂陵時。移書誡子曰。獨寢不媿衾。獨行不媿影。每言朱子立教先訓詁文義。下學而上達。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學者非知

本原。未必不惑於異端。故其教人。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
而支。自原而流。聞者莫不興起。侂胄既誅、贈廸功郎、諡文
節、所著書十餘種。律呂陣圖之書。尤爲朱子所歎重。朱子
之注四書、及易本義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參訂。啓蒙之編。
則元定所起稾也。

論曰、僞學之禍。間有更名他師。自別非黨者。獨蔡元定
呂祖儉、蹈難如飴。烈已。元定之在謫。僅期年耳。使選懦
濡忍。以脫於禍。亦不過期年便安。孰與與名光天壤。配食
無窮哉。夫百年之間。一出入息。而志士仁人不少概見

者。不知吾生有涯。而妄縈情於其所顧戀也。故曰不知
命無以爲君子。

本原。未必不感於異說。致其教。乃以律與天道爲先。自本
而支。自原而流。聞者莫不興起。信胄貌諫贈迪功郎。諡文
節。所著書十餘種。律呂陣圖之書。尤爲朱子所歎重。朱子
年。注四書及易本義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參訂。啓蒙一編
則元定所起稿也。
論曰。儒學之盛。間有更相危師。自別非黨者。獨蔡元定
紹廷偽學禁嚴。如說欲說已。元定以在講運其年。其後遠竄
遂以隱於禍。亦不過期年復發。數與各先天壤。配食
無幾矣。夫百年之間。一出入息。而志士仁人不必皆見

蓋人將告生有涯而年歲精於其所適聽也。故曰不知
集以爲然者方。

黃榦

黃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瑀、以篤行直道、高宗時爲監察御史、瑀沒、榦往見臨江劉清之。清之奇之。命受業朱子。時方大雪。榦白母即行。遂從學焉。榦夜不設榻。不解帶。厲學達曙。朱子歎其堅苦。以女妻之。寧宗即位。朱子奏授榦將仕郎、而銓中授爲廸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廬於墓。從之講學者甚衆。及朱子編禮書。喪祭二編。獨以屬榦。朱子病革。書與訣。遺以深衣及所著書。曰、吾道之托在此。吾無憾矣。榦執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吳獵出

帥湖北敬幹名德。辟爲安撫司激賞酒庫、遷知臨川縣歲旱。勸糶捕蝗。極盡心力。調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不令而行。差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鞫和州疑獄、幹釋囚飲食之。委曲審問。未得其情。一夜感夢。乃旦呼囚詰曰。汝殺人投諸井耶。何得欺我。囚驚服。尋知漢陽軍、重庠序。先教養。即郡治後建祠以祀周程游朱四先生。別爲屋以館四方士。值歲饑。荒政具舉。旁郡饑民襁至。惠撫均一。民大感悅。以病丐祠主管武夷沖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民情震恐。幹爲戰守備。請城安慶不俟朝報。即日

興工分城爲十二料。先自築一料。然後使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悉準其一料之費。計田出役。力均費省。番休遞代。整有成法。每五鼓坐堂上。先授濠砦官以一日成算。然後治府事。理民訟。閱士卒。會賓佐。已則巡視城役。比晚猶至書院。爲學者講論經史。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屹然按堵。繼而霖潦餘月。大水暴至。城卒無虞。士民喜相謂曰。不殘於寇。不淹於水。生我者黃父也。制置李玨辟參議。再辭。既而朝命改知和州。令先赴玨稟議。榦詣玨。玨方視師維揚。即與偕行。榦爲畫禦敵計。

珏不能用其時珏幕多輕儇士。將裨離心。而珏張宴無虛日。幹復諫珏。且請整旅以固蘄黃。爲江南障。不聽遂力丐去。其後蘄黃失守。果如幹言。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朱子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集。未幾召赴行在奏事、除大理丞不拜初幹入荊湖幕府。奔走諸關。豪傑往往願依幹。後倅安豐。守漢陽安慶。聲聞益著。長淮軍民。翕然心嚮。在位者多忌之。比入見。又慮直言邊事悟上心。於是羣起擠之。遂罷歸。幹涵養既久。自得益深。一時出朱門號高

第者至衆。獨幹強毅有立。足任負荷。旣歸。弟子益進。往來質疑請益。如朱子時。俄命知潮州。辭。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致仕。沒後數年。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謚文肅。學者稱勉齋先生。有書說論語通釋論語意原及文集行於世。

論曰。自古名儒之興。必有名臣爲之佐佑揚顯。傳緒而表微者。則及門也。程張之時。名臣薦達。有呂公著司馬光諸人。及門游楊尹謝。其最著也。朱子同朝。名臣如彭龜年趙汝愚。皆廣爲揚譽。及門黃陳李蔡。其最著也。程

門尚有朱光庭等。著聲臺諫。登高而呼。朱門則鮮位於朝者。時使然也。榦之學。歷金華四子。而其緒有光。蓋其根深而源遠矣

李燔

李燔字敬子，南康建昌人，紹熙元年，成進士，授岳州教授，未上，往謁朱子。朱子告以曾子弘毅之指，曰，致遠固以毅，任重貴乎弘也。燔退，以弘名其齋。至岳州，教士不因時尚，且曰，古之通材，文武兼焉。乃闢射圃，使習射，廩老將善射者以敎之。以承重解官歸，旣闋，改襄陽教授，復謁朱子。朱子稱之曰，燔進學可畏，而直諒樸實，處事不苟，它日任斯道者必燔也。凡諸生未達者，令先訪燔，俟有所發，乃爲折衷，諸生畏服。朱子沒，將葬，學禁方厲，鮮敢會葬者，燔獨往

視封窆不少怵及詔訪遺逸九江守以燔名聞名赴都堂再辭郡守聘爲白鹿書院長諸生雲集講學之盛無與比除大理司直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會洞寇亂帥漕議平之燔曰寇非吾民耶豈必皆惡然而爲寇則有司貪刻將校邀功者激之耳反是而行則皆民矣帥漕然之問誰可行者燔自請往乃駐兵萬安易置近洞隅保之尤無良者馳辨士諭以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洪州地下異時贛江漲而隄壞久雨輒潦燔白漕帥葺之自是田皆沃壤改潭州通判辭不許眞德秀帥長沙府事悉以咨燔未數

及寧宗崩史彌遠以擁立功益當國柄用燔慨然告歸遂不復出德秀及魏了翁薦之差權通判隆興府辭江西帥魏大有辟充參議官又辭乃以直祕閣予祠燔居閒念無以報國乃薦德秀了翁及崔與之洪咨夔陳宓等於朝紹定五年上論當世高士李心傳以燔對曰燔朱熹高第經術行義亞黃榦當今海內一人而已陛下誠強起之以寘講筵必能裨助聖學上雖然之而終不召也年七十卒謚文定燔嘗言凡人功業不必仕宦隨分及物即功業矣又言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君子無入不自得正以磨

挫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因誦古語曰。分之所在。一毫攀躋不上。善處者退一步耳。故燔處貧賤患難。若平常不爲動。被服布素。雖貴不易。蔡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月。入仕四十二年。在官不過七考。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榦齊名。稱曰黃李。

論曰朱子之帥長沙。降其洞獠。燔在江西。治蹟相類。洞獠猶可以逆順禍福服。況於身爲赤子。乃祖乃父累世宅爾宅而畋爾田者哉。雖鴟義姦宄之徒。世世不絕有。然使司牧者有陰雨之膏。析符者有保障之固。則稂莠且

化爲嘉苗。而衆志堅於城郭矣。燔之言。實治忽之名論也。燔與光澤李方子。同爲朱門高第。燔以弘名其齋。生平克充弘毅之旨。方子以果名其齋。善體寛大中要果決之訓。服行以造於成。甚矣古人之嗜學也。

性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國語古語曰分之所在一毫攀躋不上善處者退一步耳故燔處貧賤患難若平常不爲動被服布素雖貴不易祭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月入仕四十二年在官不過七考。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榦齊名稱曰黃李。

李方子

李方子字公晦邵武人少博學能文。爲人端謹純篤。初見朱子。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長遊太學。學官李道傳折官位輩行。具刺就謁。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適眞德秀來爲守。以師友禮之。德秀嘗謂人曰公晦學邃而氣平。本經術。明世用。事之大者。余必咨而後行。暇則辨論經史。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必先迴書廟堂乃除。方子曰通書是求也。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

選入宮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眞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既歸學者畢集危坐竟日未始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奴隸亦不加詬詈然常嚴憚之嘗語人曰吾於學問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其所編禹貢集解朱子嘗稱許之

論曰爲陸學者每妄譏朱門舍德性而專事問學致朱子教人大端在主敬窮理主敬所以尊德性也豈嘗放於支離以爲學哉方子於大本有見處是主敬之效也

至以學問周盡爲歉。則又以見理道之無窮。而大居敬者。尤必以窮理爲貴也。眞德秀稱其本經術。明世務。固非若冥目兀坐。以求大本。而遺棄事物者比矣。

陳淳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聖賢之學也授以近思錄淳由是盡棄所業益求濂洛遺書讀之慨然曰此實洙泗之傳而吾乃未身其奧吾心恧焉聞朱子講道武夷欲往從而無資及朱子守漳進謁得聞本原之學益自力朱子亟稱之曰南來吾道得一安卿朱子自漳歸且十年淳復至自述所得朱子曰已見本原矣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朱子卒淳服膺師訓日月積累義理貫通洞見條

緒。其居鄉。不沽名。不徇俗。恬然退守。而化及鄉人。聲播天下。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嘉定九年。以特試赴都。歸過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登講座。淳乃爲四章以示學者。其論道學體統畧曰。道原於天命。而實行乎日用。堯舜與塗人同一稟。孔子與十室同一賦。謂其君不能。賊其君者也。謂其民不能。賊其民者也。自謂其身不能。自賊者也。操則存。舍則亡。迪之吉。悖之凶。易知易行。豈有離於日用之外哉。其論師友淵源畧曰濂溪不由師傳。提綱起鑰。二程親授其旨。朱子又益明之。

上以達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於一。學者必以是爲迷塗之指南。庶有所取正而不差矣。論工夫節目畧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大要不過致知力行而已。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己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致。則行將何適。行不力。則所知徒爲空言。竟何有於我哉。然二者亦非截然判爲二事。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交進而互發也。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爲主。敬者提撕警省此心。使之惺惺。聖學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

太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力行。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然人性皆善。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拔。二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也。必如孟子以舜為法於天下。我猶未免為鄉人者為憂。然後為能立志。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為能虛心。既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循序而進。日有維新之益矣。論讀書次序畧曰。不先諸大學。則無以提挈其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諸論孟。則無以發揮其蘊奧。

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又何以立大本而經大經哉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曲引平心以玩其旨歸切己以察其實用乃由以進於諸經莫不冰融而凍釋矣旣歸人士師事者益進淳與講解率至夜分無倦色門人隨所口授筆之於是有四書口義字義詳解及筠谷所聞諸編明年以特奏恩授廸功郎主安溪簿未上卒年六十五所著有詩禮女學傳於世學者稱北溪先生淳同邑有王遇者字子合號東湖亦事朱子又嘗及遊張栻呂祖謙之門精思力行朱子稱其淳篤及歷官中外皆有聲績不

附韓侂胄多風節其後漳人祠祀朱子以淳及遇配焉

論曰蔡元定之明悟黃榦之篤實皆爲朱門所推重逮觀淳之講義何其粹也朱子之守漳未及二年比淳再至僅三月耳非嘗朝夕熟承其聲謦也而於奧旨微言探之能深闡之能揚簡而括詳而有要於師門學的曾無毫芒之謬可謂穎異之姿與聞性道之祕者已

言極中庸以歸趣無不會其極於中庸又何從以覃其奧旨
涯大經或讀四書之注毋過求毋曲引平心以玩其旨歸
切己以察其實用乃由以進於諸經莫不冰融凍釋矣
既歸入主師事者益進淳與講解深研夜分無倦門人
隨所叩發筆之於冊是為四書口義字義詳解及諸谷所聞
論語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主安溪簿未上卒年六十
五所著有詩禮女學傳於世學者稱北溪先生淳同邑有
王遇者字子合號東湖亦事朱子又嘗及遊張栻呂祖謙
之門精思力行朱子稱其淳篤及歷官中外皆有聲績不

附韓侂冑及周端朝其後淳入祠祀朱子以淳及遇配焉
論曰蔡元定之明悟黃幹之篤實陳淳之精密朱門所推重焉
觀淳之講義約其粹也朱子之守章淳未及二年耳淳再
侍僅三月耳作書朝夕疏其疑難也而於奧旨微言
探之既深闡之能極博約而有要於師門為有發
與[illegible]學可謂賢者之[illegible]道以校古人已

蔡沈

蔡沈字仲默元定季子也與伯兄淵次兄沆皆及事朱子沈年三十。盡屛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及元定坐謫春陵。繭足走三千里。惟沈獨從。元定卒。護喪歸。於道有遺金義不可受者。固却之。曰吾寧隨所止而殯。不以累吾親也。初元定使淵紹其易學。沆紹其春秋學。沈紹其書學。及朱子爲書傳。未及成。病革。亦卒以屬沈。沈受父師之命。竟踵成之。其序略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可得而言矣。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

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卜居九峯。雖當世名卿。物色訪求。不屑就也。凡元定著書十餘種。其律呂陣圖諸書。學者尤難卒曉。間以叩沈。無不毫析縷解者。又嘗敘洪範數。亦元定所命也。卒謚文正。學者稱九峯先生蔡氏自牧堂老人發生西山先生元定。元定生節齋先生淵。復齋先生沆及沈。淵又生素軒先生格。沈生覺軒先生模。久軒先生杭。靜軒先生權。皆潔行績學。詮經衞道。世稱蔡氏九賢云。

論曰、建州當南宋時。名賢挺生。而胡劉與蔡三家尤盛。馬班列傳之作。父子祖孫。類相從附。至陳壽傳董和董允。始釐爲各編。若沈守道著述。不負父師之命。其書傳與朱子易詩諸經。竝立學宮。迄於今五百餘年。業尚書者宗之。故從和允之例。析而不附。然沈識洞極潛虛爲牽合。至所叙範數。或未免然。何歟。

劉爚

劉爚字晦伯建陽人與弟炳受學於朱子亦嘗及呂祖謙之門乾道八年舉進士調山陽主簿轉饒州錄事擢知連城縣改閩縣所至講求利弊而興革之俄差判潭州未上丁父憂值僞學禁興爚從朱子於武夷講道讀書怡然自適築雲莊山房爲終老計後差知德慶府修學校料武勇條上便民五事及入奏因言今雖從和議願益恐懼修省開言路以廣忠益振公道以進人才飭邊備以防敵患擢提舉廣東常平令每歲春末以其半出貸至冬而償常存

其半以備緩急。又出公使公用二庫羸錢以補　欠。凡十
五萬。入爲尚左郎官因轉對首言願於經筵　入臣奏
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政事之得失。又乞收拾人
才。修明軍政。及節内外冗費。出爲浙江提點刑獄多所平
反。復入爲國子司業。是時僞學之禁未弛。爚乃言於丞相、
請以朱子所著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說勸講。復奏慶元
以來權倖當國。惡人議己。指道爲僞。屏其人。禁其書。義利
不明。趨向汚下。人欲橫流。廉耻日喪。乞罷僞學之禁。又請
以朱子白鹿洞規頒示太學。取四書集註刊行之。其所以

扶衛正道。以立國是者。忠欵惓惓。未嘗少釋。又言浙西根本之地。宜詔長吏監司。務儲積。禁科斂。戢强暴。撫善良。未幾以接伴外使。至盱眙軍還。言兩淮藩蔽江南。干戈盜賊之後。宜招集流散。爲足食足兵之計。規畫明備。帝嘉納之。進國子祭酒。兼工部侍郎。試刑部侍郎。時廷臣爭務容默爚首請奬忠讜。以作士氣。戒諛佞。以肅具僚。又因冬雷。請遴選監司。以考察貪吏。訪求民瘼。又請擇沿邊諸將。城沿邊州郡。使邊民各以什伍教閱於鄉。隱然寓軍政於田里。至如罷遣賀正使。及絕敵人歲幣。侃侃正言。無所回隱。兩

請致仕。不允。會夏旱復應詔上封事。曰、言語壅而導之使言。人心鬱而疏之使通。上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或者指爲好名要譽。而陛下信之。則苦言之藥。至言之實。陛下棄之而不恤矣。擢權工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左諭德、每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欲之戒。輒懇切敷陳之。卒。贈光祿大夫、謚文簡、所著有奏議史槀經筵故事、東宮詩解、禮記解、講堂故事、雲莊外槀、弟炳字韜仲、朱子均稱其嗜學可教。居官不苟云

論曰、朱子四書章句集註、功在萬世。倫當道學屛塞之

時。毅然請以勸講。刋行天下。偉哉。而奮忠陳謀。自學術
人心。吏治民瘼。以曁軍政邊務。言切慮周。周非經濟弘
謨。其斯爲有體有用之儒歟

眞德秀

眞德秀字景元後改景希浦城人年十五而孤母吳氏教之自韓侂胄設僞學之名以錮善類近世大儒之書皆所禁絶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慶元五年成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爲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入對時侂胄既誅德秀首言今日改絃更張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自是黨禁弛正學復明於天下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尋兼沂王府教授權直學士院三年遷祕書郎乞開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

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銳。四年、遷著作佐郎、尋兼禮部郎、時蒙古深侵。金人屢敗。德秀言金有必亡之勢。然金亡則上下恬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六年、遷起居舍人、尋兼太常少卿、充金國賀登位使、至盱眙、聞金內變、還。乃臚舉邊防要事。且言曰、臣自揚之楚、自楚至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俗堅悍強。必足為大江屏障。若大修墾田之政。領以專官。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相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餽饟。皆成精兵矣。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

下士。德秀嘅然謂劉爚曰。吾徒急當引去。使知世有不苟爲從官之人。遂力丐外。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方傷旱蝗。乃講荒政。與同僚分賑所部。而自領其最甚者。全活至衆。又平斗斛。劾贓濫。拔賢俊。政譽日聞。改知泉州。蠲苛政以招海舶。民輸租。令自槩。有訟者。揭示名姓。人自詣理。海賊亂。設方畧禽之。因徧行濱海。審形勢。增屯以備不虞。十二年。改知隆興府。以母喪歸。十五年。除知漳州。以廉仁公勤厲僚屬。以周朱之學教士子。罷榷酤。除斛面。免和糴。立義阡社倉及惠民慈幼等倉。以甦其民。捐諸軍回易之利

及官田租。而月試之射。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贍給有差。理宗立。召爲中書舍人。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首言濟王霅川之變非本意。願討論追封秦邸故事。興滅繼絶。上曰。朝廷之待濟王。亦已至矣。對曰。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爲法。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明甚。因勸上講學進德。及言貨賂公行。薰染成俗。朝廷所用。敏銳之士多於老成。其忠亮如此。嘗入侍清暑殿。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之地也。仰瞻楹桷。二祖實臨其上。陛下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蠹蝕者。夫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

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禮。與先帝視朝之勤。及寧宗小祥。有詔羣臣易吉。德秀爭之曰。自漢文率情變古。至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遂定臣下執喪之禮。實千載無窮之憾。然孝宗崩易月之後。羣臣猶未釋衰。朝會用黑帶公服。大祥始除。侂胄柄政。乃以小祥從吉。夫帶不以金。鞓不以紅。佩不以魚。鞍轎不以文繡。此於羣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格。德秀屢進鯁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謀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及王塈盛章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事。

莫澤朱端常梁成大等遂相繼劾之。至請竄殛。上不可。乃落職罷祠歸。紹定四年。改職予祠。五年。進徽猷閣待制。復知泉州。迎者塞路。彌遠死。乃改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有頃。名爲翰林學士。是時金亡。朝議進取。德秀以爲憂。上封事諫。進戶部尚書。德秀長身廣顙。容貌如玉。望而知爲公輔器。立朝不滿十年。章疏所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時要務。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湏洞奔擁出關曰。眞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塡塞聚觀。彌遠益以此忌之。久擯不用。至是

歸朝而德秀衰矣。入見。上迎勞之。德秀謝。乃進大學衍義

德秀嘗言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

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

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

其隄防也。及是遂爲上陳祈天永命之道。以爲敬者德之

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射弋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

一於此。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

知政事。三丐祠。上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

侍讀。辭疾。革。冠帶起坐。神爽不亂。卒。謚文忠。學者稱西山

先生、所著讀書錄、嘗謂門人曰、此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與大學衍義及甲乙集等書。皆行於世。

論曰、德秀未嘗及朱子之門。而能私淑以有成。致其學行之正。風節之著。有體立用行之效。朱子以後。莫有能尚之者也。衍義一書。學術治術、引據剖辨。誠明畢周。尤爲修身之極則。理世之蓍龜。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烏可不三復體玩哉。至其立政建議。無一不審乎國勢。察乎人倫。昔羊祜欲復諒陰之禮。而卒疑於有父子無君臣。議格不行。使理宗能因德秀之言。遂定臣下執喪之制。

庶幾彝倫攸叙。乃竟因循。未及著令。惜哉。

先生所著讀書錄嘗謂門人曰此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與大學衍義及甲乙集并書皆行於世

論曰德秀未嘗及朱子之門而能私淑以有成致其學行之正風節之著有體立用行之效朱子以後莫有能尚之者也衍義一書學術治術引據剖辨誠明畢周尤爲修身之極則理世之蓍龜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烏可不亟復體玩哉至其立政建議無一不審乎國勢察乎人倫昔羊祜欲復諒陰之禮而卒疑於有父乎其說應麟論攸敘乃竟困循未及著令惜哉

魏了翁

魏了翁字華父卭州蒲江人英悟絶倫嘗從輔廣李燔游慶元五年成進士時方諱言道學了翁策獨及之累官武學博士名試博士韓侂冑方謀開邊中外憂駭莫敢言了翁獨以急於内修姑逭外攘爲對且曰舉天下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不可忽也策出衆大驚改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以親老丐外知嘉興府侂冑坐誅朝廷收用諸賢了翁被召適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心不能善固辭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開門授徒士爭負笈由是蜀

人知義理之學。差知漢州坐微罪降秩起知眉州眉俗習法令。持吏短長。稱難治。了翁乃禮耆耉。拔俊秀。朔望詣學宮。講說誘掖。行鄉飲酒禮以興教化。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士論太服。俗爲之變。擢潼川提刑改轉運判官。初。周程等倡興道學。闕無爵謚。紹興乾道閒。胡安國魏掞之嘗以爲請。未及施行。了翁上疏曰。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復明於世。朱熹張栻學實宗之。今熹栻已賜易名。而惇頤等闕如。是錄其後遺其先也。朝論韙之。卒如其請。遷直祕

闕知瀘州丁母憂闋差知潼州嘉定十五年被召於是了翁去國十七年矣上迎勞所奏悉嘉納進兵部郎中改司封郎中建議分江淮襄蜀爲四重鎮擇人任之而假以事權資以才用爲聯絡守禦計事下中書不果行累遷太常少卿祕書監起居舍人了翁正學危行其入也彌遠欲引以自助了翁不可至是因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埸安危鄰敵動靜以至士大夫風俗之弊剴切無所諱忌彌遠愈不樂及理宗即位彌遠以擁立功益柄用了翁積憂成疾三請閒不許遷起居郎屬濟王黜死有司治葬不如

禮。了翁每見上。輒請厚倫紀以弭人言。輸忠引義。彌遠心益惡之。了翁亦求去。遂出知常德府。越二日降三官。靖州居住。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造門受業。紹定四年。復職與祠。起知遂寧府。不拜。進寶章閣待制。潼川路安撫使。知瀘州。瀘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了翁葺樓堞。增器械。練牌手。申軍律。興學彌遒。建社倉義塚及養濟院。未數月百廢具舉。彌遠死進華文閣待制。了翁負孤忠。鯁言侃侃。初擿於侂胄。繼忤於彌遠。念國家權奸嗣興。公正不容。法度隳弛。風俗偷蠹。不可滌濯。乃抗章論十弊。疏列萬言。先引故

實。次陳時弊。分別利害。皎若白黑。上讀之感動。是時臣庶封章。多乞留還。了翁及眞德秀者。上因民望並招之。以了翁權禮部尚書直學士院。先是彌遠之排眞魏也。梁成大爲之鷹犬。成大遺所親書曰。眞德秀乃眞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及是了翁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爲進退人物之本。以杜姦邪窺伺之端。他所陳列。又十餘事。晝漏下四十刻始退。俄兼侍讀。又兼吏部尚書。了翁還朝六閱月。前後二十餘奏。皆當時急務。每進讀。上必爲之改容。既而邊警沓至。上心焦勞。將引與共政。而忌者傾之。出督視

京湖江淮軍馬。五辭不獲。上勉勞賜便宜如張浚故事。了翁乃酌上下流之中。開府江州。申儆將帥。調遣援師。列死事之臣。黜退懦之將。又奏邊防十事。甫二旬。召爲僉書樞密院事、蓋朝臣特假建督以出了翁。既出。即以爲非討。復遽召還。進退牽掣。了翁遂力辭不拜。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又辭。改浙東安撫使知紹興府。又改福建安撫使知福州。累章乞骸骨。嘉熙元年卒。謚文靖。了翁之學深密明粹。嘗曰、仁義中誠性命天道。此致知格物之要也。今往往善柔爲仁。果敢爲義。依違以爲中。鈍魯以爲誠。

氣質以爲性。六物以爲命。元虛以爲天道。甚則以察爲知。以蕩爲情。以反經爲權。以捷給爲才。師異指殊。流弊乃爾。又曰。學者根本不立。而異端得以乘之。利祿得以移之。文詞得以溺之。則有口道六經。而心是佛老。或心是聖學。而輯爲文詞。隨世以就功名者矣。其言切中學者之病如此。所著有九經要義、易舉隅、井田圖說、古今考、經史雜抄、師友雅言等書。

論曰。小人之擯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苟無瑕可摘。必從而指之曰僞。至以僞爲罪。則凡言教動法無非罪也。宋

南渡後。國勢弱矣。所賴諸賢相與維持。故人人知有君父。乃侂胄方以禁僞學敗。而了翁又以僞君子久斥不用。嗚呼、彼所指爲僞者。皆廉介慈惠忠誠許國之人也。天地之元氣。國家之命脉也。就令強爲修飾。以襲君子之名。不猶愈於醜顏恣雎。而蠹國虐下者乎。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蓋自古傷之矣。

李道傳

李道傳字貫之、隆州井研人。少莊重。稍長讀程氏書。湛精玩索。至忘寢食。雖處暗室。整襟危坐。肅如也。慶元三年、成進士、調利州司户參軍。改蓬州教授。吳曦叛。抗節不撓。棄官去。以書間報安撫楊輔。論曦非雄才。犯順首亂人心離怨。請亟討而縛之。曦平、進官二等。嘉定初召爲太學博士遷太常博士兼沂府小學教授。値沂王有母喪。府僚例進秩。道傳曰、有襄事者。推恩可也。吾屬何與。同儕然之。皆辭不受。遷著作佐郎、即上言人才盛衰。繫學術明晦。願下明

詔。宣索朱熹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頒之太學。仍請以周程張邵從祀先師。執政不悅語侵之。道傳不爲動。兼權考功郎、遷著作郎、時胡榘等新進用事。賄賂成風。道傳曰、刻剝傾危之人進矣。遂丐外。出知眞州、擢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公事、下車即按貪縱十餘人。胥吏爲民害者大黥小逐百餘人。釋獄之冤繫者二百餘人。弛負錢十餘萬緡。會大旱。應詔論楮幣鈔法之弊。及賦斂加增。軍將椎剝。皆切中時病。與眞德秀分賑所部。窮冬行風雪中。雖峻谷深村必至。久之、胡榘爲吏部侍郎、舉道傳自代。道傳

恥之。引疾求去。不許。名奏事、再辭、又不許。既對、上自宮掖次及朝廷。盡言無所諱。上不以爲忤。除兵部郎中、又辭不就。御史李楠覘當路意。請授以節鎮蜀、遂出知果州。行至九江卒、年四十八。謚文節。初、道傳自蜀來。不及登朱子之門。乃訪所嘗從學者與遊。盡得遺書讀之。篤於踐履。氣節偉然。於經史未有論著。曰學未至不敢。於詩文未嘗苟作。曰學未至不暇。嘗以疾在告。眞德秀省之。卧榻屏間。大書喚起截斷四字。其用功如此

論曰、喚起是惺惺法。截斷則戰勝法也。易後天卦乾戰於西北。戰而克則陰道屏而德性尊。巽齊於東南。齊而順則陽道伸而官骸正。程朱所以繼絶學者。大義爲以加茲。道傳起自西陲。由私淑而聞大道之要。至表章朱子傳注立諸學宮。以覺來裔。其功偉已。

恥之。引疾求去。不許。召奏事再辭。又不許。[illegible]上自[illegible]
次及朝廷。盡言無所諱。上不以為忤。除兵部郎中。又辭不
許。御史李楠與當路意。請授以節鎮蜀。遂出知果州。行至
九江卒。年四十八。謚文節。初道傳自蜀來。不及登朱子之
門。乃請所著從學者與遊。盡得遺書讀之。篤於踐履。氣節
凜然。於經史未有論著。曰學未至。不敢。於詩文未嘗作。
曰學未至不暇。嘗以疾在告。真德秀省之。臥榻屏間。大書
[illegible]走載斷四字。其用功如此。

論曰。嗚呼。走是偃蹇洪汴。載斷則戰勝洪汴也。易後天卦乾戰
於西北。戰而克。則陰道屏而德性尊。巽齊於東南。齊者
潔。則陽道伸而百廢正。程朱所以纖悉學者。大義為以
訓誥。信起自西陲。由私淑而聞大道之要。至表章朱
子傳注以覺來裔。其功偉已。

陳宓

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之孫也及事朱子朱子器異之其後復從黃榦以父任歷知安溪縣立安養院以粥窮民病予醫藥死則棺葬之安溪士民不名爲令而稱復齋先生嘉定七年入監因大旱上言宴飲無節賜予非時大臣私其親故貪吏得志廉士招尤奏入史彌遠不樂調軍器監簿轉對言人主之德貴明大臣之心貴公臺諫之言貴直指陳時弊視前疏尤剴切黃榦見而歎曰使臣子盡如此國安有不興乎尋丐歸擢大理丞不拜出知南康軍歲大

於西北。戰而克。則陰道屛而德性尊。巽齊於東南。齊而順。則陽道伸而官骸正。程朱所以繼絕學者。大義爲以加茲。道傳起自西陲。由私淑而聞大道之要。至表章朱子傳注。立諸學宮。以覺來裔。其功偉已。

陳宓

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之孫也及事朱子。朱子器異之。其後復從黃榦。以父任歷知安溪縣立安養院以粥窮民病予醫藥。死則棺葬之。安溪士民不名爲令而稱復齋先生。嘉定七年入監因大旱、上言宴飲無節。賜予非時。大臣私其親故。貪吏得志。廉士招尤。奏入。史彌遠不樂。調軍器監簿、轉對、言人主之德貴明。大臣之心貴公。臺諫之言貴直。指陳時弊。視前疏尤剴切。黃榦見而歎曰。使臣子盡如此國安有不興乎。尋丐歸、擢大理丞、不拜、出知南康軍、歲大

祲。奏蠲田賦。募流民築江隄而給其食。旣而謁白鹿洞。親爲諸生講解作興之。實踵朱子之蹟。改知南劒州。又值旱疫。爲蠲逋賦十數萬。弛新輸三之一。身率僚吏。持錢粟藥餌戶給之。復倣白鹿洞規。創延平書院。以教其士。改知漳州。未行會寧宗崩。時事忽異。宓嗚咽累日。無何致仕去。寳慶二年、除提點廣東刑獄。三辭不就。以直祕閣予祠。拜祠命而辭職名。久之。三學諸生請起宓。而宓沒矣。宓性剛毅。信道尤篤。每言居官必如顏眞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慕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所著

有論語注義問答、春秋三傳抄、讀通鑑綱目、唐史贅疣、及文稾數十卷、

論曰、定公初年。孔子不仕。寶慶嗣立。李燔陳宓亦屛迹邱樊。不磷不緇。昔諸葛亮不爲苟出。一出而鞠躬盡瘁。陶潛不爲苟處。一處而泥閉淵蟠頽真卿終始蹇蹇。殉節從容。此於出處死生之義備矣。三代以返宓獨企此三人。其進退合道也宜哉。

三人。其進退合道也宜哉。

前從容。此於出處死生之義備矣。三休亭宜獨全此

陶潛一人。無古處。一處而況閒淵蕭精貞節殆於寒暑矣。

所埶不摯不繼。昔諸葛亮不為苟出。一出而鞠躬盡瘁

論曰。定公初年。孔子不仕。寶慶嗣立。李燔陳宓亦屏迹

文稾數十卷

有論語注義問答。春秋三傳抄。讀通鑑綱目。唐史贊疏及

何基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父伯熭爲臨州丞時黃榦適知縣事基遂事榦榦告以爲學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基悚然受命於是隨事研精卒聞淵源之懿凡微辭奥旨平心覃思未嘗參以己意於書輒加標點悉中關會窈微讀者醒發不待講解而自見其義常言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論治經之法曰讀易當盡去膠固支離之見潔淨其心以玩精微之理沈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讀詩須掃蕩胸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

感發。方爲有功。於朱子緒言。一經明闡。則旨趣益新。郡守延聘、或薦之、皆不就、景定間、被旨添差婺州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辭、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院說書、又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不受、年八十一卒、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文定、凡學庸大傳通書易啓蒙近思錄皆有論著、名曰發揮。其確述師訓如此。

論曰、易蔽於九師。詩鑿於序說。而經義之室不通者多矣。朱子興。雅自信於易卜筮詩雅鄭之說。蓋明象以待變。而易之用神、逆志以詮辭。而詩之味永。基領此意。篤

信不疑。又從而發揮之。遂啓金華之派。以行正學之傳

其爲功於朱門豈淺哉。

啓發秀蘊有功於朱子緒言一經明闡則旨趣若新郡守
延聘成薦之皆不就景定間被旨添差婺州教授兼麗澤
書院山長辭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院說書又辭改
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不受年八十一卒國子祭酒楊文
仲請於朝謚文定凡學庸大傳通書易啓蒙近思錄皆有
論著名曰發揮其確述師訓如此

論曰易蘊於九師詩盤於序說而經義之室不通者多
其為功於朱門豈淺淺哉下簉詩雅鄭之說蓋明象以待
信不疑又從而發揮之遂啓金華之宗以衍正學之傳

王柏

王柏字會之金華人大父師金從楊時學父瀚又及朱子之門柏少時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踰三十始知家學之源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悚然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也更自號爲魯齋聞何基嘗從黄榦得朱子之傳即往事之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爲作魯齋箴以勉之柏高明絶識弘論英辨每質問或一事至十往返於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通鑑綱目諸編標注考校尤爲精密其居家夙興見廟飭庇諸

務。肅然嚴整。當暑。閨閤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少孤。事兄恭。季弟早世。撫其孤義以慈。收合宗族。周恤之。汪開之沒。家貧。爲斂且葬。兩爲麗澤上蔡書院山長。其教必以大學爲先。雖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升遐。率諸生制服臨於郡。及病革。整衣冠端坐。揮婦女勿近。卒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文憲。所著書凡數十種。

論曰。諸葛亮之學。淡泊寧靜。以爲體。開誠布公。以爲用。淡泊則物莫能勝。故公。寧靜則心不外馳。故誠。體與用合。以是卓然爲天民之亞。至史稱其抱膝長嘯。則充然

內足之符。而淺者乃目爲睥睨一切之意誤矣。當其負扆涖政。所自信者。亦曰謹愼而已。此與聖門持敬之說曷嘗有二旨哉。柏之始而慕亮。旣而若有微辭。殆未究觀其本末者耳。然柏之翻然黜俗。一變至道。可謂豪傑之士矣

白事非衣冠不見步離

事兄恭孝弟早世撫其孤義以慈收合宗族周恤之汪開

之沒家貧為斂且葬兩為麗澤上蔡書院山長其教必以

古學為先雖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升遐率諸生制

服臨於郡及病革整衣冠端坐揮婦女勿近卒國子祭酒

之士矣

觀其本末者耳然陸之翻然融合一變至道可謂豪傑

昌嘗有二旨哉相之以治五莫若既而者有齋游亦未說

象山攻所自信者亦曰謹信而已此與聖門持敬之說

內四以從者乃目為禪覺一切以意識發者北行

熊禾

熊禾字去非。號勿軒。又號退齋。建陽人。自幼有志于學。師事朱子高第輔氏。講貫聖經賢傳。沉潛天人道德之蘊。登度宗咸淳進士。授寧武州司户參軍。時四方繹騷。道梗不赴。宋亡。退修初服。束書入山。築洪源書室。聚徒講習。四方來學者雲集。糲食澗飲。日以孔孟之道相磨礲。於朱子之書。是信是行。閱十二年。歸故山。復創鼇峰書院。益肆其力于六經。謂朱子平生精力在易四書。詩僅完藁。書開端而未及竟。三禮惟有通解。缺尚多。春秋僅發大義而已。又謂

周官六典原不缺。當復其舊。儀禮十七篇。當附以禮記傳義。春秋倣綱目例。以左氏書實其事。以公穀程胡諸家之說足其義。乃于易詩書春秋皆爲之集疏。每經取一家之說爲主。而裒衆說以疏之。復著小學四書集疏。以爲之階梯。其他農禮兵刑。皆有撰述。感世俗葬祭者多爲異端所蠱。一正以聖道。勒成一帙。解其惑。晚年更修三禮通解。將脫稾。以疾卒。著述多阨兵火。獨四書詩易小學數種有傳于世。其論孔廟祀典。後世多行其言。當宋社之旣屋也。疊山謝枋得聞宋名。遠涉訪之。相抱痛哭。不忍卒別。相與講

學者數月。新安胡一桂、挾其道詣武夷訪禾。及退自知不及。頗年就之講論。而一桂之學益以明。禾嘗修考亭書院而爲之記。及後有求考亭書院記於翰林學士吳澄者。澄負一時重望。聞禾所作。遂拱手閣筆云。

論曰、禾與許衡。出處不同。一則抱採薇之孤志。一則際從龍之盛遇。然禾謂衡倡明文公之學。啓沃君心。栽培相業。以開治平之原。而衡序禾遺集。有立綱常。關世教。紹統緒之稱。蓋其心同。其道同。易地則皆然也。殆孟子所謂其趨一者是耶。

學者數月。新安胡一桂挾其道詣武夷
及讀年號之講論。而一桂之學益明。未嘗考亭書院
而為之說。及後有求考亭書院記於翰林學士吳澄者。澄
貞一時重望。聞禾所作。遂拱手閣筆云。
論自朱與許衡出處不同。一則抱採薇之志。一則際
發龍之蘊。然禾謂衡倡明文公之學。故演啓忌哉語

歷代名儒傳卷之八

高安朱　軾
漳浦蔡世遠　仝訂
安溪李清植分纂

元

趙復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嗜居程張朱之學。元太宗時。太子濶出破德安。以德安嘗逆戰。殘之。復賴姚樞得脫。復念九族俱喪。與其北去。不如死。乃夜走水際。仰天大號。將自投。樞

追及之。力爲寬譬。乃強與樞俱北。先是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至是復盡錄所記程朱諸經傳註。以付樞。北至燕。弟子從者百有餘人。世祖在潛邸。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能導我乎。對曰。宋父母之國。引它族以伐父母。非義也。世祖悅。因不強之仕。時楊惟中亦宗復學。與樞同建太極書院祠周子。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而延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於後。別著伊洛發揮以

標其宗。至朱子門人。則以見於登載得諸傳聞者。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輯伊尹顏淵言行爲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及樞退隱。乃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劉因郝經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爲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爲戒。其教人之旨如此。以家在江漢之上。自號江漢。故學者稱江漢先生。

論曰、趙岐之族。幾殪於宦豎之黨。猶岐有以激之也。復

以被兵厥族亦殄。其禍益加亟矣。當其以子身孤游。於
蒙難艱貞之餘。而能卓然爲闡明扶樹之績。使北方人
士。皆知學程朱而師孔孟。可謂儒者。夫儒者興衰激極
導迎善氣而二趙皆罹酷禍。哀哉。

自復古。復能人
知所嚮慕。及樞退隱。乃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劉因郝經
圖。以寓私淑之志。又輯伊尹顏淵言行。爲希賢錄。使學者
標其宗。至朱子門人。則以見於登載。得諸傳聞者。作師友

姚樞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後遷洛陽、楊惟中與覲太宗、及惟中南伐、詔樞即其軍中、求儒道釋醫卜者、德安拔。樞脫名儒趙復於死。始得程朱之書。後為燕京行臺郎中、行臺黷貨時以分樞。樞一切拒絕。因棄官去。攜家輝州。作家廟。別為室以奉孔子及宋儒周子等像。刊諸經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許衡在魏聞之。乃詣樞。錄程朱書以歸。已復盡室依樞。論者謂程朱之學。自南而北。始於復。盛於衡。然非樞、則復無所與傳。衡無所從受。故北方正學之興。樞功為

多。世祖在潛邸。召問治道。待以客禮。樞爲書數千言。首陳帝王之道。治平之經。彙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大抵不謬於程朱之意。次又條三十事。其請立省部。舉逸遺。班俸祿。定法律。設監司。簡驛傳。修學校。重農桑。肅軍政。布屯田。通漕運。復常平。杜告訐。尤切於時弊。世祖奇其才。動必咨之。樞爲人。含弘而仁恕。恭敏而儉勤。未嘗疑人欺己。有負其德。亦不留怨。憂患之來。不見顏色。然智慮沈深。每出意表。憲宗詔軍民在赤老溫山南者。世祖總之。世祖既奉詔。置酒。羣下皆賀。樞獨默然。及罷

酒。世祖問樞。樞曰。漢地軍民吾盡有之。異時間言易入。不若惟持兵權。供億取之有司。於理爲順。世祖曰。慮所不及。遂以聞。憲宗從之。及大封同姓。勅世祖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舃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於是世祖願有關中。世祖征大理。樞於道陳宋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事。世祖據鞍呼曰。吾能爲之。樞即馬上賀。明年。師至大理。裂帛爲旗。書止殺之令。由是民得完聚。後世祖以得中土心被讒。憲宗命就關中。置局鉤考。世祖不樂。樞曰。帝。君也。兄也。大王爲皇弟。

臣也。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爲久居謀。疑將自釋。及世祖見憲宗。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罷鉤考局。其隨事規畫類此。世祖即位。首立十道宣撫使。以樞使東平。二年、拜太子太師、辭改大司農是時禮樂崩壞樞以王鏞鍊習故實。請令提舉禮樂。又舉楊庸敎孔顔孟三族諸孫之俊秀者。皆從之。樞甞爲帝言、王文統學術不純。以游說干諸侯。他日必反。及李璮謀叛。文統果坐璮誅。四年、拜中書左丞。請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材。

勸農桑以厚生。帝嘉納之。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明年、師復南下。先是世祖降不殺人之詔。伯顏濟江兵不踰時、降城三十。户逾百萬。及是役。軍官利財剽殺。自夏徂秋。一城不拔。樞乃請除宋諸濫刑。仍申止殺之令。使賞罰必行。以故所向有功。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樞自少力學。宋九嘉見之。即許爲王佐畧。其後卒佐世祖定天下。十七年卒、年七十八、謚文獻

論曰、民心者天命之寄也。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後世用兵。徒計功利。於是有假屠掠以立威者

矣。夫屠掠則民心去之。欲邀天眷。不亦難乎。樞之獻說姑以利害籌之。冀使其言易入耳。計樞之所全活。前後不可勝數。元之卒濟大業。樞實爲首庸矣。

許衡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甫授章句。輒能詰其義旨。嘗問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已乃辭去曰。是兒頴悟非凡。吾非其師也。留之不能止。比長嗜學如饑渴。遭亂家貧無書。於日者家見書疏義。即請寓錄之以歸。及逃難岨崍山。始得王弼易說。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當暑過河陽。暍甚。道有梨。衆爭取啖。衡獨危坐。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人曰。世亂此無主。衡曰。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聞亂且定。

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姚樞得程朱書。益有得。尋躬耕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粟熟則食。不熟則食糠覈。財有餘即斥以資族人及諸生之貧者。非義所遺。一毫不受。於經傳子史禮樂名物兵刑食貨水利。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爲已任。世祖出王秦中。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聞衡至。莫不喜幸來學。由是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行。乃還懷。世祖即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衡及樞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宗。竇默亦屢攻文統。文統患之。奏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

子太傅。衡爲太子太保。陽爲尊用。實不使數侍上也。默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是師道自我廢也。樞等以爲然。凡五辭。乃改命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謝病歸。至元二年。以安童爲丞相。帝欲衡輔之。復召。使議事中書省。衡乃上疏陳五事。一言立國規模。必行漢法。乃可長久。二言仕者當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寛立條格。俾就敘用。外設監司以察汚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三言上天眷命。作之君師。蓋以至

難任之。非予以可安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爲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四言國家徒知斂財之巧。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不欲養人之善。誠優重農民。毆游惰而歸之南畝。自都邑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十年以後。必非今日之比矣。五言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夫民不安於白屋。仕不安於卑位。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書奏帝嘉納之。衡每見帝。多所陳奏退輒削草故其言常祕帝以衡多病命五日一至省。

四年乃聽歸懷逾年復召六年命定朝儀儀成又詔定官
制衡考古今分併之序凡省部院臺郡縣與后妃儲藩百
司所聯屬統制定爲圖奏上之及阿合馬入中書勢傾朝
野衡與之議正言不少讓帝又以合馬子僉樞密院衡執
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
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耶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合
馬由是銜之亟薦衡宜在中書欲中以事俄除左丞固辭
不獲後從幸上京論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不報因謝
病帝惻然命自舉代衡曰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論其賢

否則可。若授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乃止。帝久欲開太學。會衡請益力。乃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擇蒙古子弟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請徵其弟子耶律有尚劉季偉等十二人。分處各齋。爲齋長。時所選子弟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嚴若君臣。其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假。即習禮。或習書算。其尤少者。則習拜跪揖讓灑掃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雖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

之道。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丐還。帝以問王磐。磐曰、衡敎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去。寶默爲衡固懇。乃聽用劉秉忠言。以耶律有尚等爲助敎。守衡規矩。十三年、復以原官召領太史院事。初、元得中原。循用金大明曆。氣朔漸差。至是詔王恂更定。恂以曆家知曆數。不知曆理。請得衡領之。衡乃與太史令郭守敬新製儀象圭表。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十七年、曆成。賜名授時。頒之天下。六月、以疾丐還。帝以其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養之。明年、病革。家有祭禮。猶扶而

起。奠獻如儀。曰、一日未死。可不有事於祖考。既徹。家人餕。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或數千里來哭墓下。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隨其才皆有所成就。故所至人盡樂從。所去人不忍舍。服其教如金科玉條。聽其言。即武人俗士。無不感悟。大德二年、謚文正。至大二年、封魏國公。皇慶二年、從祀孔子廟庭。衡自署其齋曰魯、故學者稱魯齋先生

論曰朱子而後。正學大明。然及門諸子。已有失其微旨

者矣惟宋之眞元之許其最醇乎自漢以下醇儒如董仲舒之倫少得柄用者衡雖未能久立於位然與世祖定建國之規模責難陳善以誠格君秉禮守義以道敎國大儒之澤固如此矣至劾阿合馬不守一日苟容於朝學術旣定志節亦伸誠非匡衡張禹章句之儒所得擬似而妄託也

者矣惟宋之眞元之許其最醇乎自漢以下醇儒如董仲舒之倫少得柄用者衡雖未能久立於位然與世祖定建國之規模責難陳善以誠格君秉禮守義以道致國大儒之澤固如此矣至劾阿合馬不肯一日苟容於朝學術[illegible]之儒所

竇默

竇默字子聲廣平肥鄉人少有立志族祖旺爲郡功曹令習吏事不肯未幾見俘於元及脫歸則家已破惟母獨存坐驚怖母子俱病母竟亡扶病藁葬而元兵復至遂南走渡河依母黨吳氏轉客蔡州及金主遷蔡默恐兵且至又走德安始從謝憲子得伊洛之書是時楊惟中銜元主命招集默乃北歸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俄還肥鄉以經術教授由是知名世祖在潛邸召問治道默首以三綱五常對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

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一日凡三召對。敬待加禮。世祖嘗訪以能明治道者。默薦姚樞。久之。丐還。世祖即位。復召問曰、我欲求如唐魏徵者。今有之乎。默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許衡其人也。世祖以默爲翰林侍講學士、時中書王文統專政。默上書曰、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切功利之說。不能定國家基本。爲久遠計。又於上前斥文統學術不正。居相位久。必禍天下。上曰、然則誰可相者。對曰、無如許衡。帝不悅。文統深忌之。請以默爲太子太傅、默以太子位號未正。不當先受太傅之名。固辭。有頃、謝病

歸。及文統誅。帝思默言。召還。賜第京師。月給廩祿。有大政。輒以訪之。默言三代風俗淳厚。皆設學養士所致。請建學立師。選貴族子弟教之。帝深嘉納。嘗侍上。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言。今君曰可。臣亦曰可。君曰否。臣亦曰否。非善政也。默爲人。溫然樂易。平居未嘗評隲人物。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至元十二年。默年八十。老不視事。帝數加存問。十七年。加昭文館大學士。卒年八十五。謚文正。

論曰。汲黯之折公孫弘。與默之斥王文統。其事誠類。然

嘗漢武表章六經。黯不能恢弘至道。以紹三代之業。則亦以不學爲累故也。默之直似黯。而學術過之。黯遭秦政焚坑之餘。而默際程朱講明之後。故知先覺覺民之功。

明德遠矣。

劉因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父述、刻意問學。尤邃於性理。年四十始生因。其夕夢神人馬載一兒與之。故名駰、字夢驥。其後改焉。因天資絶人。才器超邁。甫弱冠、慨然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初爲經學。尋覽訓詁疏釋之說、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吾固謂當有是也。其後乃評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識解淵純率類此。因蚤喪父。事繼母孝。性不苟合。

不妄交。家雖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居家教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皆有成就。公卿過保定者。聞因名。往往修謁。多遜避不與相見。或怪其傲。弗恤也。嘗愛諸葛亮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至元十九年、以不忽朮薦徵授承德郎、左贊善大夫、教近侍子弟、未幾、以母疾辭歸明年丁內艱。二十八年、復徵為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固辭、帝曰、古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與。遂不強致。三十年卒年四十五。無子、聞者嗟悼。謚文靖、所著有四書精要及易繫辭說門人所記有小學四書語錄學者稱靜修先

論曰朱子有言先天之圖大而詳太極之圖精而約邵子之學本於先天周子之緼涵於太極程子師周又返求於六經以發明之雖邵學曾不屑屑焉至朱子而後兼綜道數集數子之成因之論可謂確矣因天資傑出蚤聞乎道應聘而起以母老尋歸所謂志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歟

不妄交家雖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居家教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公卿過保定者聞因名往往來謁因多遜避不與相見或怪其傲弗恤也嘗愛諸葛亮[illegible]薦[illegible]歸[illegible]辭[illegible]年[illegible]及易繫辭說門人所記有小學四書語錄學者稱靜修先

金履祥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谿人先本劉氏以避錢武肅王嫌名改金氏天資睿敏於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及壯乃慕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柏聞立志端本之說又從柏登何基之門由是講貫益邃時宋事已非履祥遂絕意仕進然常懷其經濟畧及襄樊圍急宋不能救履祥乃獻策請以重兵由海道擣燕則襄樊不攻自解所叙海舶經由郡邑以及巨洋別島難易遠近瞭然可據至元行海運所由海道以較履祥所上書無咫尺異

德祐初、徵爲廸功郎史館編校、不至宋亡、屏居金華山中。嘯詠雲月。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終日儼然。至接物。則盎然和懌。訓廸學者。諄切無倦。尤篤於分義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皆以義制服。嘗傾貲贖其故人子。其子後貴。履祥與相見。勞問而已。卒不自言其德。所著通鑑前編、斷自唐堯以下。接於司馬光資治之作。其曆用邵子皇極經世。其例依胡氏皇王大紀。既成以授門人許謙。又著有大學章句疏義論孟集注考證書表注諸編、皆傳於學者、大德中卒、至正間、追謚文安、當時論者以爲何基清介純實。似尹和靖。

王柏高明剛正。似謝良佐。而履祥實兼之。所居仁山之下。學者稱仁山先生。

論曰。履祥守潔懷貞。有漢管寧晉陶潛之操。撰述諸書。皆可爲學的。而通鑑前編。最行於世。夫書始堯典。而易大傳乃稱庖羲神農黃帝。故司馬遷作史記。首立三皇本紀。然其事多茫昧。文無足徵。況於循蜚四紀。益荒唐不可考信者乎。履祥之作前編。斷自陶唐者是也。所載禹貢山川。尤多蔡傳之所未逮云。

德祐初徵爲廸功郎史館編校不至宋亡屏居金華山中
[illegible]儼然至接物則盎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書表注諸編皆傳於學者大德中卒至
[illegible]

陳櫟

陳櫟字壽翁徽之休寧人自少涉獵經史十五爲鄉人師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致力於聖人之學嘗以爲有功聖門者莫若朱子自朱子沒諸家之說往往亂其本眞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諸編亡慮數十萬言凡諸家說有畔於朱子者刋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則引而伸之吳澄嘗謂朱子之道不墜者櫟功爲多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爲有司所強舉於鄉遂不復赴禮部教授於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性孝友尤剛正日用間動中禮法與人

交。不以勢合。不以利遷。善誘學者。諄諄不倦。所居堂曰定宇。學者由是稱定宇先生。元統二年卒。年八十三。揭傒斯誌其墓。與澄竝稱曰。澄居通都。數登用。學者四面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俱。故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誠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為知言。

論曰。櫟因科舉廢。發憤於聖人之道。可謂偉矣。然程子有云。科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志苟立。則科舉之學。固即所以體究經籍之蘊。以養其立身用世之具。宋世大

儒。曷嘗不由此進哉。若乃華繁本撥。勦襲浮靡。以取世
資。此則無志者之所爲。而非科舉取士之本意也

吴澄

吴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少頴悟隨口輙成誦夜讀書往往達曙母竊憂之節與膏火澄潛伺母寢復燃火默誦既長於經傳無不通習知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第至元十三年江西初附所在盜賊猶多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去朝廷命有司即澄家錄所著書置國子監以資學者元貞初遊龍興按察司經歷郝文延至郡學講論日記其

問答。凡數千言。行省椽元明善素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奧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左丞董士選亦嘗延澄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及士選入朝。薦澄有道。擢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勸。久之乃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即日南歸。尋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爲祭酒。始以朱子小學諸書授弟子。衡去。漸失其舊。及澄至。旦則燃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乃退就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每至夜分。雖寒

暑不勸。皇慶元年、遷司業、用程明道學校奏疏。胡安定六學教法。及朱子學校貢舉私議。約爲教法四條。未及行、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特授奉議大夫、行次眞州、疾作不進。英宗即位、遷翰林學士、進階大中大夫。嘗詔爲浮屠藏經序。澄辭不爲。會帝崩而止。泰定立、初開經筵、首命澄爲講官。有詔集議太廟昭穆之次。澄議曰、古者天子七廟。廟各有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遷。然有司習見同堂異室之制。竟如舊次云。時澄已有去志、適修英宗實錄、命

澄總之居數月實錄成未上即移疾去中書追之不及乃言於帝曰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請老歸宜有褒異詔加資善大夫泰定四年卒年八十五謚文正澄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亹亹聞者渙若冰釋故郡邑所經由士大夫皆迎致執業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屩來學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即著書至沒身而後已於易書春秋禮記各有纂言又作學基學統二篇以明學之本與為學之序程鉅夫題其所居曰草廬學者稱為草廬先生

論曰古者大夫七十而致政。當澄之爲司業。年已七十矣。曾不早引懸車之義。自是而後。立於朝者猶十有餘年。是何濡滯也。讀其纂言諸編。天聰廓開。異穎獨發。時足以賡續前人之所未至。推其妙悟。殆方駕許衡而上之。又何其有勞於經耶。

澄總之居數月實錄成未上即移疾去中書追之不及乃
言於帝曰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請老歸宜有褒異
詔加資善大夫泰定四年卒年八十五謚文正澄身若不
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亹亹聞者渙若冰釋故郡
之又何其有得於經耶業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
況以讀前人之所未發推其妙而治方策言衡而上
年是何濡滯也讀其集諸論天鄉開其精微時
矣曾不早引避輿之義自是而後立於朝者猶有餘
論曰古者大夫七十而致政當澄入翰林年已七十

胡炳文

胡炳文字仲虎徽州婺源人父斗元從朱子從孫得書易之傳炳文尤潛心朱子之學上溯伊洛以達洙泗淵源靡不推究仁宗延祐中以薦署信州道一書院山長再調蘭溪州學正嘗作周易本義通釋十二卷其序曰宇宙間皆自然之易易皆自然之天天不能畫假伏羲以畫天不能言假文王周孔以言易言於象數而天具焉易作於卜筮而天寓焉解易凡幾百家支離文義者無足道附會取象者尤失之惟邵子於先天而明其畫程子於後天而演其

辭。朱子本義。又合邵程而一之。是於羲文周孔之易而會其天者也。予此書。融諸家之格言。釋本義之奥旨。後之學易者。或由是而有得於本義。則亦將有得於羲文周孔之天矣。其於朱子所著。四書。用力尤深。作四書通三十四卷。其序曰六經天地也。四書。行天之日月也。予朱子平生精力之所萃。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之心之所寄也。推之極天地萬物之奥。而本之皆彝倫日用之懿言若至近。而涵至永之味。事皆至實。而該至妙之理。余老矣。潛心於此。餘五十年。謂之通矣乎。未也。獨惜乎疏其下者。或

泛或舛。不得不會其同而辨其異也。又著春秋集解、禮書
纂述、大學指掌圖、五經會義、爾雅韻語等書。武宗正大間、
其族子淀爲建明經書院以處四方來學者。儒風之盛甲
東南。世號雲峰先生
論曰、易與四書。自朱子集大成而闡定之。如日月經天。
江河行地矣。後之著述者。或且支離附會不足與朱子
相發明。道不足而强言之。無當也。炳文沈潛玩索以老
其身。澹然於世味之外。而悠然浹洽於二書之中。故自
程朱後。解易數十家。獨雲峰最爲精切。其四書亦比諸

泛攷并不得不會其同而辨其異也又若春秋集解禮書
纂述大學指掌圖五經會義爾雅韻語等書武宗正大間
其孫子涇爲建明經書院以處四方來學者儒風之盛甲
東南世號雲峯先生
其論曰易與四書自朱子集大成而闡述之如日月經天
江河行地矣後之著述者或且支離附會不足與朱子
相發明道不足而強言之無當也而文沉潛玩索以求先
其身濡染於世味之外而悠然涵泳於三書之中故自
程朱後解易數十家獨雲峯最爲精切其四書亦比諸

家爲善。雖未得措之經國大業。而羽翼正道。確遵朱子。
用敎後學。功豈小哉。

許謙

許謙字益之、婺之金華人、少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自課。雖疾恙不廢。既乃受業於金履祥。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今子來三日矣。而猶夫人。豈吾學無以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傳其奥。謙之爲學。窮探滲微。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遇不可通。不爲強解。至舊說有未安。則亦未嘗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則著有叢說。讀詩集傳。有名物鈔。讀書集傳。亦有叢說。其觀史。

有治忽幾微。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
韻醫經術數之說。靡不該貫。又嘗句讀儀禮及春秋三傳。
別以朱墨。於其宏綱要領。意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勤如
此。性不喜矜露。所爲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未嘗一
筆。晝之所爲。夜必書之。號自省編。其不可書。則不爲也。延
祐初居東陽八華山。開門講學。學者翕然從之。幽冀齊魯
之士皆至。其教人。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已有知。使人
亦知之。不亦快乎。或問難而辭不能達。則爲理所欲言而
解其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厭。攝其粗疎。入於密微。惰者作

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及門著錄者千有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謙篤於孝友。有絕人之行。而處世不流於俗。亦不膠於古。不出閭里四十年。四方薦紳過其鄉邦者。必就其門存問。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會通以揣其衷。無不厭服。大德中、熒惑入南斗、勾巳而行、謙以爲災在吳楚。其歲果大祲。謙貌爲加瘠。或問之。曰、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中外名臣論薦其行誼者。前後章數十上。皆不就。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賜謚文懿。嘗自號白雲山人。故世稱白雲先生。先是何基王柏金履祥之學。未能

大顯至謙而後益著。江淛行省爲請於朝。建四賢書院以祠基柏履祥及謙云

論曰、宋元之間。授受各有淵源。金華四子之學。出自黃榦。故世以爲薪火之正傳。考其遺書。各有所至要皆力務私淑以維朱子之緒者也。謙之高第有宋濂。濂之高第有方孝孺。及孝孺殉義而一綫始絕

吳海

吳海、字朝宗、閩縣人、隱居不仕。學周程張朱之學。一時名人如貢師泰林泉生藍晦王翰、皆雅重之。初承父命欲徙居東魯。逡巡二十餘年。而道路不通。乃自號魯生。或譏曰、子自擬兩生乎。海曰、非也。吾將居魯。取其名也。質魯。取其義也。且吾學仲尼之道。謂之魯生。不亦可乎。明初部使者欲薦於朝、力辭不赴。居家採摭古今孝子順孫節婦烈女。與兄弟相友娣姒相睦者。附以格言至論。以敎鄉里。又著書言楊墨佛老。為六經之賊。管商申韓。為治道之賊。遺事

外傳。爲史氏之賊。蕪詞荒說。爲文章之賊。皆足惑人。欲上之人悉取其書而禁絶之。使天下曉然知正道。慕鄒魯之風。爲文雅奧嚴整。而歸諸理。自顏所居爲聞過齋。而爲之箴曰。過而人告之者。幸也。過而不聞。不幸也。告之而不受。受之而不悔。悔之而不改。是自棄也。海雖不敏。忍自棄乎。著聞過齋集。學者稱聞過先生、

論曰、海學周程張朱。以上溯仲尼之道。自號魯生。所志豈卑哉。當明之初。海已年老。又見刑法過峻。凡所延致。大都皆纙束馳驟未盡展布。一有絓誤而罪譴及之。海

之不仕。或以此乎。以海之奥學粹品。使用於時。以其敎於鄕里者。放之天下。則子臣弟友之庸。推而致之。即可通於神明而光於四海。乃竟鬱而不施。惜哉。

儒有儒術有儒行有儒效術詭於經雖有箋註如魏之何晏晉之王弼不可以爲儒行詭於聖雖有物望如漢之揚雄馬融不可以爲儒效詭於王雖有數陳創建如漢之匡衡宋之王安石不可以爲儒是故必能窮經而後其儒也正能由聖而後其儒也醇能崇王而後其儒也大循是三者以求儒於三代以下獨周程張朱數子爲能充其道而無愧耳雖然先王祭川之義先河後海數子之於儒譬則海也漢唐諸儒則其川也何者數子之道皆求諸遺經而得之而經

小學[illegible]之中節

傳[illegible]行中學分

聖天子[illegible]來直追古右文之會凡諸文字之成庫藏以

高安公[illegible]諸工梓[illegible]其治所又適當

昔與右袁西山魯齋先其鄉起以繼出者也昔　宮

文者右昔聞風而興起者其亦金谿閩粵專主臨講

閩以與晚發源流所漸有若鶴峯後受者有若於茲

成王通韓愈氏之倫若彬彬然升堂以鄙鼓遊乎治

以存實漢唐諸儒其說況其間如董仲舒劉向鄭康

之存實漢唐諸儒是賴況其間如董仲舒劉向鄭康成王通韓愈氏之倫皆彬彬然升堂之選哉逮乎洛閩之興既盛淵源所漸有若親承授受者有若私淑艾者有若聞風而興起者其於詮經闡聖尊王黜霸皆與有勞西山魯齋尤其繼起之傑出者也吾 師高安公篤嗜正學勤勤至治而又適値

聖天子親承道統稽古右文之會凡諸文武之政唐虞之傳既躬行神契於

九重之上穆清之中復

特命斟酌從祀之典自漢迄明諸儒多所升配天下用是
憬然知
上志所嚮而吾師見知之遇實與皐夔等烈也吾師論道
之暇與梁村蔡先生念欲輯歷代名儒傳一書以惠
學者而以屬之清植顧植凡下豈足發先哲之精微
以副吾師之雅志姑稟承指授用究厥業吾師又與
梁村先生增刪而是正之凡閱一歲而書始成昔朱
子編言行錄淵源錄又與東萊合成近思錄皆足以
明學術正人心厚風俗于無窮吾師與梁村先生之

爲是書也欲使羣儒之衣冠聲謦恍若遇諸一堂其嘉言懿行纍纍然如貝之編而珠之貫學者苟緣是以端其術正其行則經學之津梁聖道之階梯當不外是而推之以爲世用凡所以佐

聖天子而成勳華之盛者亦將由此其選矣受業安溪李清植敬跋